王先謙註

莊子集解

世界書局印行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爲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謂。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拯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橛飾鞭筴爲伯樂罪。而撽髑髏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觳。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憒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頷其要得一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衞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已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目錄

莊子集解卷一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內篇 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釋文本一作溟北海也 其名爲鯤。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 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 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 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簡文云書名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飆郭注暴風從下上 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引齊諧一證 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 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出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摩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摶上之高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有坳垤形也 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小草 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 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緤傳緤封蒯城侯顏注呂忱蒯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證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云夭折也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謂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遊也蜩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鷽本或作鸒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淹詩鷽斯高下飛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鷽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鷽不作鸒我決起而飛。李云決疾貌槍榆枋。支云槍突也李云猶集也榆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借蜩鳩之笑爲惠施寫照適莽蒼者三飡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草野之色三飡猶言竟日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隔宿擣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鳩又何知。借人爲二蟲設喻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同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以掩其迹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朔旦也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蟪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湯問篇楚彼作荊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封臣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彭祖爲比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句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鯤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爲義緣圖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洸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引湯問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鴳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鷃不能陵桑榆文選七啟注鴳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案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明言數仞矣彼且奚適也。彼謂鵬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又借斥鴳之笑爲惠施寫照 此小大之辯也。點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合也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司馬云徵信也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崔云賢者謂猶以爲笑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而外物 辯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己而辱人 斯已矣。成云榮子智德止盡於斯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 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泠然善也，郭云泠然輕妙之貌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食仙之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猶必待風列子亦不足慕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 以遊無窮者，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己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己與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字林爝炬火也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鷦鷯小鳥郭璞云桃雀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鼴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鼴俗作鼹本草陶注一名鼢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鼢下云地

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已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大而無當。釋文丁浪反案當底也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高遠其源流略無窮極大有逕庭。宣穎云逕門外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邈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凝。三字喫緊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癘音賴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又九況反案音讀如誑言以爲誑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案蘄同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云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說文粃作秕釋文秕糠猶繁碎案言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司馬云諸於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

之。為無所用天下設喩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楨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 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堯都宣云窅然深遠貌案言堯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今葫蘆瓜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 非不呺然大也。釋文呺本亦作号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呺俗字當作枵虛也 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向秀云龜拘坼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為皸之段借元應音義皸下引通俗文手足坼裂曰皸經文或作龜坼下引此文為證 世世以洴澼絖為事。成云洴浮澼漂絖絮也李云洴澼絖者漂絮水上盧文弨云洴澼擊絮之聲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棄而不取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野貓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遨翔之物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

避不辟高下。辟音避。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鹽鐵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辟也。王念孫以爲弩身。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司馬云：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莫，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猶翱翔。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瞀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言樹之不得其死，斄牛之大而無用，不如狸狌之能全，以曉惠施。蓋惠施用世，莊子逃世，惠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太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如鷇音之自然，而一無與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隸，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眞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眞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案：事又見徐无鬼篇，郭作伯，机作几。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向云：噓，息也。釋文：荅，解體貌。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爲寓，寄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子游。案：徐无鬼篇作顏成子入見。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本作骸。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而同爾。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簫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術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俞云：塊，凷或體，大地也。成云：噫而出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之爲其下同。釋文：翏翏，長風聲。李本作飂。山林之畏

佳。卽嵔崔，猶崔嵬。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李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闌圈。宣云：洼，深池；污，窊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譹下而聲濁，宎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皆狀竅聲。釋文：謞音孝。司馬云：譹，哭聲。案：交交黃鳥，三家詩作咬咬。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李云：于、喁，聲之相和。成云：皆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李云：泠，小風也。爾雅：回風爲飄。和，胡臥反。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而吹之。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卽天籟也。引子綦言畢。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呺，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眞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閒，覗也。閒閒，謂好覗察人。此智識之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有氣燄。成云：詹詹，詞費也。此議論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之異。與接爲構。成云：構，合也。日以心鬭。宣云：心計相角。縵者，窖者，密者。簡文云：縵，寬。司馬云：窖，深也。宣云：密，謹也。成云：略而言之，有此三別。此交接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縵，迷漫失精。此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釋文：機，弩牙。栝，箭栝。成云：司，主也。案：發言卽有是非，榮辱之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然，守己以勝人。此語默之異。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宣云：琢削，使天眞日喪。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溺，沈溺。宣云：爲之，之之猶往，言一往不可復返。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宣云：厭然閉藏，緘祕固。洫，深也。老而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氣無復生意。喜怒哀樂，慮歎變慹。

宣云慮多思歎多悲變多反覆慹多怖音執 姚佚啓態。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淫妖冶案姚同佻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上言人 樂出虛。
無聲而有聲宣云本虛器樂由此作 蒸成菌。無形而有形皆氣所使以上言物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上句又見
德充符篇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既無可推求不知其已乎然俯仰旦暮間自悟眞理此者生之根也 非彼無我。
宣云彼即上之此也 非我无所取。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 是亦近矣。成云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其理非遠 而不知其所
爲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與上怒者其誰邪相應 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崔云特辭也李云眹兆也宣云若有眞爲主宰者使然而其眹迹不可得
見 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 有情而無形。與我有相維繫之情而形不可見 百骸。成云百骨
節 九竅。眼耳鼻口七竅與下二漏而九 六藏。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 賅而
存焉。成云賅備 吾誰與爲親。成云豈有親疏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將皆親而愛說之乎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 如是皆
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成云臣妾
士女之賤職案謂役使之也言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旣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爲君臣乎然有眞君在焉卽上眞宰也此語點醒 如求得其情
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眞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雖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攖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
之能止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盧文弨云苶當作薾司馬作薾簡文云疲困貌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綴生何用及形化而心亦與之化豈氣蕩然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闇昧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之以心爲師人人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見以爲若者是道若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喩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無而爲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應上吹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爲言邪抑以爲无此言邪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眞有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宣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言一言一道亦不須辯 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爲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尙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有彼此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觀人則昧返觀即明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有此乃彼此初生之說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游無定郭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言可即有以爲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爲可者可不可即是非也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是者即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

即有因而是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是以聖人不由，宣云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亦因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由之蘇輿云猶言職是故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此也郭云此亦為彼所彼彼亦自以為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得會其玄極得道樞要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故曰莫若以明。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為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日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馬者喻之則指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悟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萬物雖夥特一馬耳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郭云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之而成路也為下句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即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為是非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為指馬為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竊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釋文為于偽反成云為是故略舉數事俞云說文莛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癩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恑奇變之稱憰矯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為一不必異視

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成數物）其成也。毀也。（成云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知此成卽毀毀卽成故無論成毀復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用己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庸也者。用也。（宣云無用之用）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以能觀其通）通也者。得也。（觀其通則自得）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因是已。（因任也任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旣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囿於目前之一隅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猨猴者因謂之狙公芧音序栗也案隱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以上又見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尙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渾然者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旣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眞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柱也策打鼓枝亦言擊節枝曠妙解音律晉平公樂師案枝策者拄其策而不擊 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者有不辯之時枝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示不鼓意 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自以爲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 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案終文之緒猶禮中庸云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嘗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馬云滑疑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己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知人皆執彼此之見今且有言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 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試也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曾也案事端未露 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僅具事理 有有也者。有无也者。言之有無 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有無 有未始夫未始

有无也者。並出言之心亦未會萌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者或指已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爲無無者爲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言矣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乎合於道爲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殤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成云秋時獸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案此漆園所謂齊彭殤也但知前人所說則誠虛誕妄作矣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一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豪末等故曰莫大於豪末而太山爲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大於殤子而彭祖爲夭我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眞性俗子徒執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容其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一即是言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復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云自從无適有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纔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无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物之大小人之壽夭並齊之得因任之妙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爲是而有畛也。爲言無常而後有畛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或袒左或袒右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作有論有議俞云崔本是下文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案上言有畛倫義非畛也當從俞說有分有辯。分者異視辯者剖別有競有爭。競者對競爭者羣爭此之謂八德。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此八類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超六

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可詳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帝志記也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取是辯非滯於陳迹案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不分爲分不辯爲辯　曰。何也。聖人懷之。存之於心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相夸示　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道之大而後辯起　夫大道不稱。宣云無可名　大辯不言。使其自悟不以言屈　大仁不仁。成云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釋文徐音謙成云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忮。宣云無客氣害人之心　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必非眞道　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辯　仁常而不成。郭云有常愛必不周　廉清而不信。宣云外示皦然則中不可知　勇忮而不成。成云舍慈而勇忮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釋文园崔音圓司馬云圓也成云幾近也宣云五者本渾然圓通今滯於迹而近向方不可行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成云智不逮不強知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卽上不稱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此之謂葆光。成云葆蔽也韜蔽而其光彌朗言藉言以顯者非道反復以明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崔云宗一膾二胥敖三國案人間世篇堯攻叢枝胥敖國爲虛厲是未從舜言矣　南面而不釋然。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案釋同懌語又見庚桑楚篇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國君　猶存乎蓬艾之閒。存猶在也成云蓬艾賤草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故援以爲喻　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成云進過也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我於至道豈宏哉堯舜一證　齧缺問乎王倪曰。釋文倪徐五嵇反李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

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无知邪。成云既无知然則物皆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得不知我亦乃不知物我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云庸用也詎何也案小知仍未為知則不知未必非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司馬云偏枯鰌然乎哉。案言物則不然成云泥鰌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徐音峻恐貌班固作眴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鰌猨孰知所處為正民食芻豢。芻野蔬豢家畜孟子芻豢之悅我口麋鹿食薦。說文薦獸之所食蝍且甘帶。釋文蝍且字或作蝍蛆廣雅云蜈公也崔云帶蛇也鴟鴉耆鼠。鴟鴉二鳥耆釋文字或作嗜四者孰知正味。民獸蟲鳥孰知所食之味為正猨猵狙以為雌。釋文猵徐敷面反郭李音偏司馬云猵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憙與雌猨交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翟云決驟疾走不顧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釋文樊音煩說文殽雜錯也成云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於我為非何能知其分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成云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向云沍凍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郭云寄物而行非為動也騎日月。郭云有晝夜而無死生而遊乎四海之外。三句與逍遙遊篇同騎日月作御飛龍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齧缺王倪二證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云名丘俞云瞿鵲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即孔子名因瞿鵲述孔子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予者長梧子自謂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即以丘為長梧之名乎聖人不從事於

務。郭云務自來而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也 不就利。不違害。成云違避也 不喜求。不緣道。郭云獨至 无謂有謂。謂言也或問而不答即是答也 有謂无謂。有言而欲無言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趨舍之謂宣云無畔岸貌李云猶較略也成云猶率略也案率略即較略謂言其大略 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黃元作皇釋文本又作黃盧文弨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成云聽熒疑惑不明之貌 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釋文大音泰成云方聞此言便謂妙道無異下云云也 見卵而求時夜。崔云時夜司夜謂雞 見彈而求鴞炙。司馬云鴞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成云即鵩鳥賈誼所賦案二句又見人間世篇 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亦以妄聽之。奚。成云何如 旁日月。釋文旁薄葬反司馬云依也郭云以死生爲晝夜之喻 挾宇宙。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說文冄輿所極覆曰宙成云挾懷藏也郭云以萬物爲一體之譬 爲其脗合。脗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成云無分別貌 置其滑涽。成云置任也滑亂也向本作汩涽闇也 以隸相尊。成云隸賤稱皁僕之類案此貴賤一視 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徐芚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成云忘知廢照芚然若愚 參萬歲而一成純。參糅萬歲千殊萬異渾然汩然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釋文蘊積也案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相蘊積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說音悅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喪失也弱齡失其故居安於他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成云艾封人艾地守封疆者 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崔云六國諸侯僭稱王因謂晉獻公爲王也 與王同筐牀。釋文筐本亦作匡崔云方也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又借喻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郭云蘄求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覺夢之異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死爲大覺則生是大夢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自謂知之 君乎牧

乎。固哉。其孰眞爲君上之貴乎、孰眞爲牧圉之賤乎、可謂固陋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蘇輿云、言衆人聞此言以爲弔詭、遇大聖則知其解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解人難得、萬世一遇、猶旦暮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有是有非。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受其黮闇也。我欲正之、將誰使乎。黮闇、不明之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隨人是非、更無定論、不能相知、更何待邪。極言辯之無益。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郭嵩燾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若與也、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爲是爲然、而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如下文所云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成云、天、自然也。倪、分也。曼衍、猶變化。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案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今從宣本移正。又寓言篇亦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成云、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所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邪。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忘年忘義。成云、年者生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義者裁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成云、振、暢、竟、窮、寓、寄也。案、理暢於無窮、斯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瞿鵲、長梧二證

罔兩問景曰。郭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成云獨立志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立須待形形不自主又待眞宰吾待蛇蚹蜩翼邪。言吾之待如之釋文蚹音附司馬云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成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蚹可譬蚹蛇蛻皮翼蜩甲也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是知形影之義與蚹甲無異也案言吾之所待其蛇蚹邪蜩翼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尙不甚相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罔兩景四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忻暢貌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也自快適其志與音餘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成云蘧蘧驚動之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內篇養生主第三

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攖其天此莊子養生之宗主也

吾生也有涯。生有窮盡而知也无涯。知無畔岸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向云殆疲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已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言以物爲事無益於性命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爲善者即惡也二語淺說緣督以爲經。李頤云緣順督中經常也李楨云人身惟脊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淸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有生之理可以養親。以受於親者歸之於親養之至也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者無盡從正意盡入一篇綱要下設五喩以明之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踦之所踦。蘇輿云說文踦一足也膝擧則足卑故曰踦 砉然嚮然。奏刀騞然。司馬云砉皮骨相離聲崔云砉音畫騞音近獲聲大於砉也成云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 莫不中音。釋文中丁仲反下同 合於桑林之舞。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釋文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 乃中經首之會。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也卽堯樂宣云會節也 文惠君曰。譆。李云歎聲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成云進過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纔覩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專以目言目方覩其迹神已析其形 依乎天理。成云依天然之腠理 批大郤。字林批擊也成云大郤間郤交際之處郭音郤 導大窾。郭慶藩云窾當爲款漢書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 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絡素問王注引靈樞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釋文肯著骨肉司馬云綮猶結處也音啓言技經肯綮皆刃所未到嘗試也 而況大軱乎。軱音孤崔云槃結骨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崔云族衆也俞云謂折骨非刀折左傳曰無折骨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釋文硎磨石 彼節者有閒。節骨節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爲族 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郭云不屬目他物 行爲遲。郭云徐其手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謋與磔同 如土委地。解脫貌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云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亦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 善刀而藏之。釋文善猶拭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雜不以累心皆得養之道也一喩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人與。（司馬云為天命與抑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三兀者不同介者人生兀者人患）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並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形殘而神全也知天則處順二喻）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同期猶言不期而遇下同李云樊藩也所以籠鳥）神雖王。不善也。（釋文王于況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三喻）

老聃死。（司馬云老子案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為說）秦失弔之。（釋文失音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謂真人不死）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辭謦言老子誠能動物我之不哭自有說也）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釋文遯又作遁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為天刑之則知遁天刑是贅語舊解並誤）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成云帝天也案大宗師篇云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四喻）

指窮於為薪。（以指析木為薪薪有窮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五喻）

（內篇）人間世第四

（人間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汙世出與人接無爭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末引接輿歌云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懸圖所以寄慨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釋文司馬云衛莊公蒯聵案左

傳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蒯聵已死此是出公輒也姚鼐云衞君託詞以指時王糜爛其民者 其年壯。其行獨。宣云自用 輕用其國。宣云役民無時 而不見其過。郭云莫敢諫 輕用民死。視用兵易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蕉也郭嵩燾云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蕉萃班固賓戲作焦瘁廣雅蕉黑也 民其無如矣。無所歸往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所事 亂國就之。宣云欲相救 醫門多疾。入喻 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則法也 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愈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汝也往恐被戮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憂患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己尚不立焉能救物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立也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暴人謂衞君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眞者矜名故也智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案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蘇輿云蕩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凶器此設言之下復探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況懷凶器以往乎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釋文云矼慤實貌案雖慤厚不用智而未孚乎人之意氣雖不爭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術同述郭嵩燾云祭義而術省之鄭注術當作述案人若知此則是自有其美人必惡之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成云命名也釋文菑音災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後也且衞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衞君言汝唯無言衞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鬭 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

益多。順始无窮。郭嵩燾云：熒當之借字。說文：營，惑也。从目，熒省聲。成云：形見也。言汝目將為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救，容將益恭，心且合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是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盡。
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諫。案：此若字訓如。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李云：傴拊，謂憐愛之。宣云：人謂君。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三國名。國為虛厲，宣云：地為丘墟，人為厲鬼。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實，貪利。三國如此，故堯禹攻滅之。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輿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為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恥為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之實，雖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屈，況汝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謹而謙虛。勉而一，黽勉而純一。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可，不可也。夫以陽為充孔揚，衛君陽剛之氣充滿於內，甚揚於外。采色不定，容外見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漬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進於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訾之心。姚鼐云：訾，量也。聞君子之言，外若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然則下，顏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一無所求於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外曲者，與人之

爲徒也。擎跽曲拳。宣云：擎，執笏；跽，長跪；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其言雖教。讁之實也。所陳之言雖是古教，卽有諷責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郭云：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釋文：大音泰。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所謂大多政也。案政、正同。法而不諜。俞云：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諜，便僻也。此諜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僻。雖固亦无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不足化人。猶師心者也。成云：師其有心。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齋。有而爲之。其易邪。郭云：有其心而爲之，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成云：爾雅，夏曰皞天，言其氣皓汗也。案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輿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違天，於義亦通。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齊乎。成云：葷，辛菜。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雜也。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聽止於耳。宣云：止於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俞云：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中說氣，宣云：氣無端，卽虛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眞道，集在虛心，故虛者心齊妙道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使心齊之教。實自回也。自見有回。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令，遂忘物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成云：心齊之妙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使入衞能遊其藩內，而無以虛名相感動。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則言，不入則姑止。无門无

毒。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楨云門毒對文毒與門不同類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義亦不合毒蓋壔之借字說文壔下云保也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壔者累土為臺以傳信即呂覽所謂為高保禱於王路寘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禱是壔之誤壔者保衞之所故借其義為保衞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楨案壔為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案宣說望文生義不知李訓最合門者可以沿為行路毒者可以望為標的无門无毒使人无可窺尋指目之意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已而應之非預謀也則庶幾矣 絕迹易，无行地難。宣云人之處世不行易行而不著迹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欺天然馭用為而難矯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釋文上音智下知字宣云以神運以寂照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闋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 吉祥止止。成云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亦能致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俶真訓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列子天瑞篇盧重元注云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案下止字或之之誤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神外騖而不安息是形坐而心馳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黜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物之綱紐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散之人有不為所化乎成云几蘧三皇以前無文字之蘇輿云言知此可為帝王可以宰而況為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委寄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緩於應事 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懼也 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無大小鮮不由道而以懽然成遂者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降罪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二氣將受傷而疾作 若成若不成而

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並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以上並子言蘇輿云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爲能案成說頗似張浚苻離之敗未可爲訓蘇說是也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云甘守粗糲不求精善 爨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熱可避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憂灼之故 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行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法也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受之於天自然固結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有無君之國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地何若惟求安適其親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險安之若命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讀爲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儒效篇哀虛之相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義皆同○○之則爲易施倒言之則爲施易也宣云事心知事君父之○○擇雖哀樂之境不○○不爲移易於其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情實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何有陰陽之患 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更以前聞○○ 凡交。交鄰 近則必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順以信行 遠則必忠之以言。宣云相孚契以言語 言必或傳之。宣云必託使傳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 凡溢之類妄。成云類似也似使人妄構 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致疑貌 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 傳其常情。宣云但傳其平實者 无傳其溢言。郭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 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案引法言畢 且以巧鬬力者。始

平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案鬭力屬陽求勝則愁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治既醉則愁於淫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宣云諒信鄙詐俞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為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而為諒遂失其恉矣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志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知風之來如波之起 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縱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 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獸困而就死鳴不擇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求精核太過則人以不肖之心起而相應不知其然而然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宣云必罹禍 故法言曰。无遷令。成云君命實傳無得遷改 无勸成。成云弗勞勸獎強令成就再引法言畢 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是增益語言 遷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成而惡必有不及改者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 何作為報也。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為難若人道之患非患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釋文顏闔魯賢人太子蒯聵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嗜殺 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宣云縱其敗度必覆邦家 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先將害己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己過 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示親附之形內寓和順之意 雖然。之

二者有患。宣云發未盡善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附不欲深恐防其縱順不欲顯恐與其趨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顛墜滅絕崩壞蹶仆也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己妄生妖孽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喻無知識 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無界限喻小有踰越 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不立崖岸 達之入於無疵。順其意而通之以入於無疵病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伐汝之美以犯太子近似螳蜋矣一喻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先為分決不使用力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不可怒之再喻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成云蜄大蛤也愛馬之至者 適有蚉虻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言蚉虻附緣於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 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時掩馬不意 則缺銜毀首碎胸。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為馬除蚉虻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故當慎也三喻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道成云如轅之道也社土神櫟樹社木 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絜帀也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俞云旁方古通方且也言可為舟者且十數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遂竟也文選注引司馬云匠石字伯 弟子厭觀之。厭飽也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體重 以為棺槨

則速腐。多敗以爲器則速毀。疏脆以爲門戶則液樠。李頤云廣韻樠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樠正取此義以爲柱則蠹。蠹蝕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已見逍遙遊諸篇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爲文木可成章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成云蓏瓜瓠之類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爲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楊注抴牽引也小枝抴謂見牽引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掊擊由其自取成云掊打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幾伐而死乃今得之。郭云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爲予大用。成云方得全身爲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幾近也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云診讀爲昣爾雅昣告也告其夢於弟子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既急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爲社木以自榮曰。密。猶言祕之姚鼐云密默字通田子方篇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聽不知已者詬病之而不辭也司馬云厲病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知不爲社木且幾有翦伐之者謂或斫爲薪木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保於山野究與俗衆異非猶狐社鼠之比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宣云義當理睬彼非託社神以自榮而以常理稱之於情事遠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向云藾蔭也崔云隱傷於熱也成云駟馬曰乘言連結千乘熱時可庇於其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言必可爲材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爲棺槨。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緻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

而不已。李云：狂如酲也。病酒曰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爲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而庇蔭千乘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由木悟人。宣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荊氏，地名。宣：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宣云：杙，繫獼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環八尺爲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詳天下名山三百下）。成云：麗，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釋文：樿，本亦作檀。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樿傍。其木極大，嘗斬取大板。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郭云：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顙，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宣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頭縮也。淮南曰：脊管高於頂也。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說是。大宗師篇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如贅，亦與崔說證合。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洗冤錄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骨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擎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樶。玉篇：樶，木樶節也。與脊節正相似，从木作樶，於義爲長。五管在上，李云：管，腧也。五藏之腧並在人背。李楨云：頤肩屬外說，會撮五管屬內說。兩髀爲脅。司馬云：脊曲髀髖，故與脅相並。挫鍼治繲，足以餬口；司馬云：挫鍼，縫衣也。繲，浣衣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簸也。小箕曰筴。簡米曰精。成云：播，揚。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郭云：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鐘。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猶如何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輿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僅自全其生矣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宣云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不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不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迷陽迷陽。謂棘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楚輿夫遇之猶呼迷陽踢也迷音讀如麻无傷吾行。吾行卻曲。宣云卻步委曲不敢直道无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爲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夭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點清結局與上接輿歌不連歌有韻此無韻

莊子集解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李云刖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云弟子多少敵孔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云孔子弟子或云魯賢人）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未及往從）丘將以爲師。而況不如丘者乎。奚假魯國。（何但假借魯之一邦）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言居然王先生也）其與庸亦遠矣。（固當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故死生不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左傳傳瑕鄭世家作甫假禮檀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瑕假形近易致互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宣云主宰物化執其樞紐）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本一身而世俗異視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皆天地閒一物）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耳目之宜於聲色彼若冥然無所知）而游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閒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宣云視萬物爲一致無有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言駘但能修己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眞知得還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心。（又以吾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物何爲最之哉。（最聚也衆）

人何爲羣聚而從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成云鑑照也宣云水不求鑑而人自來鑑唯自止故能止衆之求止者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郭云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木爲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傍首蟲獸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宣云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　夫保始之徵。保守本始之性命於何徵驗　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綱維二儀苞藏宇宙　直寓六骸。宣云直猶特以六骸爲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　象耳目。宣云以耳目爲吾迹象　一知之所知。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繙一無二　而心未嘗死者乎。宣云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　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徐音遐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立擇日猶言指日案言若黃帝之遊於太清　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不能舍之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因常季疑駘有動衆之意故答之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无人。雜篇作瞀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云羞與刖者並行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郭云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稱違避也齊同也斥其不避讓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固有以執政自多如此者哉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居人後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无過。止猶集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取大求廣見識案取大猶言引重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既已形殘　猶與堯

爭善。宣云羞乃善之至者故以爲言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素行必有過而後致兀尙不足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猶顯白也自顯言其罪過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不顯言其罪過而自反以爲不當存足者少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宣云以兀爲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上二中如字下二中竹仲反以羿彀喩刑網言同居刑網之中孰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刑罰所加亦命之偶値耳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云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我心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聞先生以殘形見擯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以道德相友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以形迹相繩 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蹵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也大宗師篇不知其所以乃亦謂不知其所以知此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足趾途爲號 踵見仲尼。翟云無趾故踵行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宣云徑去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況無惡行而全德者乎 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俞云賓賓猶頻頻也賓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雅釋訓頻頻比也郭云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李云諔詭奇異也案呂覽傷樂篇作俶詭本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蘄期同言彼期以異人之名聞於天下不知至人之於名視猶己之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齊爲一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爲一條貫者解其迷惑庶幾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言其根器如此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衞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感而後應 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云濟猶拯也 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楨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爲飽猶月滿爲望故以擬之 又以惡駭天下。非以美動人 和而不唱。未嘗招引人 知不出乎四域。知名不出四境之遠 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丈夫皆來親之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郭云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成云國无良宰傳以國政釋文傳文專反 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 氾而若辭。氾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焉 寡人醜乎。李云醜慚也 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俄頃之間逃遁而去 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云卹憂貌 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豘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豘本又作豚郭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釋文眴本亦作瞬司馬云驚貌俞云眴若猶眴然徐无鬼篇衆狙恂然棄而走眴恂並䀏之叚借說文䀏驚辭也始就其母食少焉覺其死皆驚走也 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案言豘子以母

之不顯見已而驚疑又不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成云使其形者精神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郭云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成云翣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翣資是知翣者武之所資無武則翣無所資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李云資送也刖者之屨，无爲愛之。釋文爲于僞反郭云愛屨者爲足故耳皆无其本矣。翣本於武屨本於足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御女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官不役之使其形逸形全猶足以爲爾，上二事皆全其形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人豈能不愛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日夜相代乎前，語又見齊物論篇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智者不能詰所自始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成云滑亂也郭云靈府精神之宅宣云雖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以擾吾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李云兌悅也使日夜无郤，郤間也宣云使和豫之氣流通不失吾怡悅之性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所在同遊於春和之中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郭云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郭云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蕩動也內保其明外不動於物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人樂親之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飲食教誨恐其夭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子之言哀駘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无脤。（成云闉曲也謂攣曲企踵而行脤脣也謂支體坼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釋文脤徐市軫反又音脣）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釋文脰頭也李云肩肩羸小貌李楨云考工梓人文數目顧脰注云顧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顧案衛君悅之顧視全人之脰反覺其羸小也）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說文癭頸瘤也李云甕㼜大癭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總上）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眞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虛）而知爲孽。（智慧運動而生支孽）約爲膠。（禮信約束而相膠固）德爲接。（廣樹德意以相交接）工爲商。（工巧化居以通商賈）聖人不謀。惡用知。（心無圖謀故不用智）不斲。惡用膠。（質不彫琢何須約束）无喪。惡用德。（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用以德相招引）不貨。惡用商。（不貴貨物無須通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釋文鬻養也知約德工四者天所以養人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自然不用以人爲雜之）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屛絕情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成云和光混迹）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絕是非之端）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崔云類同於人所以爲小情合於天所以爲大成云謷高大貌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郭以是非承上言非）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生之理不以人爲加益之）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成云若不資益生道何以有其身乎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有其身者如此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槁梧夾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 天選子之形。選解如孟子選擇而使子之選 子以堅白鳴。言子以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昧終也解見前

內篇大宗師第六

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為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凡物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然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爾其知音智不強知則智得所養郭云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涯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 雖然。有患。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當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成云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天人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郭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虛懷任物雖寡少不逆忤 不雄成。不以成功自雄 不謨士。成云虛夷而士眾自歸非謀謨招致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成云天時已過會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危難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為知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 其覺無憂。郭云隨所寓而安 其食不甘。成云不耽滋味 其息深深。李云內息之貌 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宣云呼吸通於湧泉 眾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厭會之際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屈服謂議論為人所屈嗌喉咽

也嗌聲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吞吐之際知欲哇然以狀無養之人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耆欲深重機神淺鈍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郭云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出則營生拒入則惡死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成云翛然無係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生之源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宣云受生之後常自得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而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俞云捐郭注捐棄偕之誤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當作忘無思其容寂，宣云無爲其顙頯。宣云頯頯也頯大朴貌宣云悽上聲凄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爲威生物非爲仁喜怒通四時，宣云喜怒皆無心如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莫窺其際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利澤施於萬物，不爲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情自通爲聖人有親，非仁也；至仁則無私親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失己性非有道之士亡身不眞，非役人也。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眞性爲世所役非能役人若狐不偕、成云姓狐字不偕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自沈於蓼水伯夷、叔齊、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紀他、成云湯時逸人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蹈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踣河申徒狄，釋文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宣云爲人用快人意與眞性何益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爲峨天道篇而狀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崩易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義而不朋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若不足而不承；宣云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棱也李楨云觚是孤借字釋地觚竹釋文本又作孤此孤觚通作之證孤特者方而有棱故字亦借觚爲之與乎其觚與張乎其虛對文與當是趣之借字說文趣安行也寒不堅謂不固執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成云張廣大貌案宗然淸虛而不浮華邴邴乎其似喜乎。向云邴邴喜貌郭云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也滀乎進我色也。簡文云滀聚也宣云水聚則有光澤言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乎止我德也。與相接意宣云寬閑之德使我歸止厲乎其似世乎。崔本厲作廣當從之俞云世乃泰之借字廣與泰義相應郭慶藩云厲廣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謷乎其未可制也。成云謷然高遠超於世表不可禁制連乎其似好閉也。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邈深遠莫見其門成云默如關閉不聞見也釋文好呼報反悗乎忘其言也。釋文悗忘本反成云悗無心貌以上言眞人德行下明其利物爲政之方以刑爲體。郭云刑者治之體非我爲以禮爲翼。郭云禮者世所以自行非我制以知爲時。郭云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爲循。郭云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郭云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郭云順世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知以應時不得已於世事隨宜付之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案無意於行自然而至故曰與有足者至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宣云人視眞人爲勤行不怠豈知其毫末以我與乎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成云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成云同天人齊萬致與天而爲類也彼彼而我我與人而爲徒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成云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死生與夜旦等皆由天命不可更以人與此物之情實無足係戀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身知愛天而況卓然出於天者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宣云勢分勝乎已而身猶死之。宣云效忠而況其眞乎。身知愛君而況確然切於君者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喻貪生懼死不如相忘於自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運篇與其

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宣云此道字䂓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二字作閉其所譽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繇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知是則死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島也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舟可負山可移宣云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藏無大小各有所宜然無不變之理宣云遯生於藏之過若悟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之又烏所遯哉此物理之實也案恆物之大情猶言常物之通理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犯與範同見範人形猶喜之若人之生無窮孰不自喜其身者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宣云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故曰皆存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釋文妖本又作夭成云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惡猶足為物師傅人放效之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宣云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恬然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郭云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成云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宣云道為事物根本更無有為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云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神鬼神帝。下文堪坏馮夷等鬼也豨韋伏戲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

生天生地。成云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陰陽未判是為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極之先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釋文長丁丈反案此語又見後

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豨韋卽豕韋蓋古帝王也成云挈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

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成云襲合也氣母元氣之母為得至道故能畫八卦

簇六爻調陰陽合元氣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成云北斗爲衆星綱維故曰維斗得至道故維持天地歷終始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釋文崔坏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成云崐崘山神名襲入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成疏有里字）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　一云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云得道處東岳爲太山之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崔云黃帝得道而上天也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云顓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成云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釋文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爲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御云西方空界之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爲仙不死成云上自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傅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李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釋文偊徐音禹　一云是婦人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李云卜梁姓倚名宣云倚聰明似子貢偊忘聰明似顏子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獨守而告之。守而不去與爲諄復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既虛寂萬境皆空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己難忘成云天下疏遠易忘資身之物親近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遺之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隳體離形坐忘我喪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生一觀物我兼忘豁然如朝

陽初啓故謂之朝徹宣云朝徹如平旦之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見一而已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故無古今之異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宣云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蘇輿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絕貪生之妄覬故曰殺生安生命之自然故曰生生死生順受是不死不生也爲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爲物拯濟無方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无不毀也。无不成也。成云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趙注攖迫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毀之攖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攖寧置身紛紜蕃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則幾於成矣故曰攖而後成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貳也宣云文字是翰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之助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曰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成云羅洛誦之案謂連絡誦之猶言反復讀之也洛絡同音借字對古先讀書者言故曰洛誦之孫古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解洞徹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猶囁嚅聶許聞之需役。成云需須役行也須勤行勿怠者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歌謠也宣云詠歎歌吟寄趣之深於謳聞之玄冥。宣云玄冥寂寞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悟空虛參寥聞之疑始。宣云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顧千里云淮南精神篇作子求非求永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偉案据此下祀與字當互易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死生雖異同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歎司馬云拘拘體拘攣也曲僂發背。成云傴僂曲腰背骨發露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齊同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頂髻其形似贅言其上向陰陽之氣

有沴。郭云沴陵亂也同戾 其心閒而無事。宣云不以病攖心 跰𨇤而鑑於井。成云跰𨇤曳疾力行照臨於井 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重歎之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无同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司夜也雞疑是卵字之誤時夜即雞也既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惟雞出於卵鴞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鴞炙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矣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因無因不可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案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云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氣息急也 子犂往問之曰。叱。避。叱令其妻子避 无怛化。釋文怛驚也勿驚將化人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爲何物 將奚以汝適。適往也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王云取微蔑至賤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不順宣云近迫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大宗師篇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大冶鑄金匠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犯同範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衆物則造化亦必以爲不祥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

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何關念慮成然寐，蘧然覺。成然爲人寐也蘧然長逝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成云知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無爲而相爲交友者其意亦然孰能登天遊霧，宣云超於物外撓挑无極，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悅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崔云莫然定也閒頃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成云供給喪事或編曲，李云曲蠶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汝而我猶爲人猗！成云猗相和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是謂子貢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無自修之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崔云命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王引之云爲人猶言爲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尤其明證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成云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以死爲決𤴯潰癰。釋文𤴯胡亂反宣云疽屬成云氣散而死若𤴯癰決潰非所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宣云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宣云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視死偶然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往來生死莫知其極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成云芒然無知貌放任於塵累之表逍遙於清曠之鄉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云憒憒煩亂釋文觀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未知夫子依從何道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成云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夫子旣依方內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己之所得不欲隱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造乎水者魚之樂造乎道者人之樂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池本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宣云愈大則愈適豈但養給生定而已 子貢曰。敢問畸人。司馬云畸不耦也郭云問向所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云侔等也成云率其本性與自然之理同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而人稱為有禮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複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成云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案不偶於俗即謂不偕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輿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張孟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眞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名才 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崔成本喪字絕句李楨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釋言弇蓋也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言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成云進過也宣云其盡道過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 夫已有所簡矣。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輿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姚云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為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眞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為優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旣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 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案死為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不知之化也 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化總非我所能與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宣云未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孟孫氏雖有駭變之形而不以損累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成云旦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宅舍之日新耳姚云情實也言本非實有死者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如此人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輿云孟孫氏特覺句絕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每見吾暫有身則相與吾之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爲吾乎果非吾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厲戾同聲逗用至也 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人之言魚鳥者是覺邪夢邪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宣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爲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爲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云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己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成云意而古之賢人郭云資者給濟之謂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成云必須己身服行亦復明言示物 許由曰。而奚爲來軹。而汝也軹同只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之以刑然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爲堯所誤何以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宣云言雖不能遵塗願涉其藩籬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成云无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 據梁之失其力。成云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雌故失其力 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亡遣其知 皆在鑪捶之間耳。釋文捶本又作錘成云鑪竈也錘鍛也三人以聞道契眞知冥物假鑪冶打鍛以成用耳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宣云乘猶載也黥劓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司馬云整碎也盧文弨云說文作𩐁亦作齏隸省作整成云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非有心斷割而爲義青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情恩愛而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成云萬象之前先有此道而日新不窮案語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原衆形彫刻咸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此所遊已。宣云應上遊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毀黜退除離形去知。宣云總上二句同於大通。成云冥同大道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宣云無私心化則无常也。宣云無滯理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乎吾亦願學極贊以進同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雨三日以往爲霖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憊也成云趨卒疾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故驚怪問其所由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所爲順之而已

內篇 應帝王第七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而汝 有虞氏不及泰氏。成云泰氏即太昊伏羲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宣云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猶繫於物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 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真知情無虛矯 其德甚真。郭云任其自得故無偽 而未始入於非人。宣云得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云日猶言日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為儀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年傳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古字通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是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為河 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 正而後行。正其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云確堅也宣云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為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繳鼷鼠小鼠神丘社壇宣云物尚有知如此 而曾二蟲之无知。會是人之無知不知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 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 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云釋詁豫厭也楚詞惜誦行婞直而不豫兮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

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人偶也詳大宗師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案謂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詳見逍遙遊篇）以處壙垠之野。（崔云壙垠猶曠蕩也）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帠徐音藝未詳何字崔本作爲當從之）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即楊朱見寓言篇注）有人於此。嚮疾強梁。（嚮往敏疾強幹果決）物徹疏明。（事物洞徹疏通明達）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如胥之易如技之係徒役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胥徒民給繇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技執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爲技所係也）且曰虎豹之文來田。（以文致獵）猨狙之便。（捷也）執斄之狗來藉。（司馬云藉繫也案猨狗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爲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貸施也成云百姓謂不賴君之能）有莫舉名。（宣云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成云物各自得）立乎不測。（宣云所存者神）而遊於无有者也。（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或歲或月或旬日無不神驗）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惑於其道也）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丘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云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

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子未懷道。而以道與世亢，必信，而，汝也。信讀曰伸。言汝之道尚淺，而伸乃與世亢，以求必伸。列子亢作抗。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使人得而窺測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宣云：言無氣燄。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列子注引向云：塊然若土也。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誫不止，當從之。罪讀爲辠。說文作𡸣，云：山貌。震即誫之異文。不誫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辠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崔本作不誫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成云：杜，塞也。列子機作幾，下同。注引向云：德幾不發，故曰杜。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作灰。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閉中覺有權變。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之作之地，外作卵，是誤字。昔人謂郭竊向注，殆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名實不入，列子注引向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實皆爲棄物。案：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矣。而機發於踵。宣云：一段生機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云：善即生意。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列子勝作眹，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案：郭注莫見其迹作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往不平，混然一之。案：郭注同。鯢桓之審爲淵，列子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張注以爲當作蟠，云：鯢，大魚。桓，盤桓也。蟠，洄流也。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淵有九名者，謂鯢桓、止水、流水、濫水（爾雅：水涌出也）、沃水（水泉從上溜下）、氿水（水泉從旁出）、雍水（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汧水（水流行也）、肥水（水所出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異爲貼〉是爲九淵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盤桓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一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冥極不出見吾之宗主 吾與之虛而委蛇。成云委蛇隨順貌郭云無心而隨物化案列子委蛇作猗移義同 不知其誰何。向云汎然無所係案郭注同 因以爲弟靡。釋文弟音頹弟靡不窮之貌盧文弨云正字通弟作苐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頹篇弟字下有徒同反一音云弟靡不窮皃正本此列子作茅靡 因以爲波流。翟本作彼隨云常隨從之王念孫云翟本是也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亦音徒何反 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機會無執爲于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咸迯逸也案列子注引向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成云始覺壺丘道深自知未學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向云遺恥辱 食豕如食人。釋文食音嗣郭云忘貴賤也 於事无與親。不近世事 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復於朴素 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無偶 紛而封哉。釋文紛而翟云亂貌哉翟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李楨云翟本是也列子作紛然而封戎六句人韻朴立戎終各自爲韻 一以是終。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事明帝王當虛己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妙無倫以上引五事爲證

无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爲名譽之主 无爲謀府。無爲謀慮之府 无爲事任。郭云付物使各自任 无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不運智以主物 體盡无窮。體悟眞源冥會無窮 而遊无朕。翟云朕兆也成云朕迹也晦迹韜光故無朕 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全所受於天而無自以爲得之見 亦虛而已。郭云不虛則不能任羣實 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而無情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儵忽譬有爲合和

譬無爲。崔云。渾沌無孔竅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云。爲者敗之。此段喩意。

莊子集解卷三

外篇駢拇第八

蘇輿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周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傲詭王氏夫之姚氏鼐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卽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末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語殊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侈過也案生而有之故曰出乎性德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爲過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附贅縣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附故曰出乎形然過於自然之性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爲人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本然 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樹立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情實 淫僻於仁義之行。淫過也僻詭於正故曰淫僻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鍼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郭云生而有耳目者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至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如枝生一指曾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擾如簧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云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爲搴形近而誤擢搴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搴取也拔也方言作攓云取也南楚曰攓說文作攓云拔取也淮南俶眞篇俗世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皆其證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

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翟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一云瓦當作丸案實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閒也郭嵩燾云敝謂勞敝也跬譽猶云咫言半步爲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徼一時之近譽勞敝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俞云上正字乃至字之誤

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釋文跂其知反宣本作歧案歧跂同 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成云鳧小鴨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宣云率其本然自無憂何待去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蘇輿云仁人宣本作仁義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亦作仁義此言仁義束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患在宥篇愁其五藏以爲仁義即此旨此緣下仁人而誤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駢者數不足枝者數有餘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睢之叚字玉篇睢目明又望也是睢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睢然遠望故云然睢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睢睢蒿之通睢猶翯之通鶴與睢矣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潰也如水之決隄而出情實饕貪也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蘇輿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有此文法胠篋在宥篇屢見何其囂囂也。成云囂囂猶讙聒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鉤曲繩直規圓矩方皆損害本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纏也侵傷其德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呴俞猶煦嫗假仁義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釋文廣雅纆索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然若有導以生者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理。不可以人爲損之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連連相續貌。此言道德而斥仁義 夫小惑易方。迷於所向 大惑易性。失其眞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俞云招舉也釋文撓亂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馳以從之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固已易矣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以名利易性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以家天下易性 故此數子者。蘇輿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人 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崔本穀作轂云孺子曰轂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筴字又作策李云竹簡也塞博之類也案筴當讀如左傳繞朝贈策之策聽羊數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徒九千常爲巨盜東陵山名又云即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則有之則與而同義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跖與夷同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宣云稱名何取相異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屬謂係屬成云臧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司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

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在自得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言味而誤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眞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郭云苟以失性爲淫僻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爲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槪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 余愧乎道德。宣云謙詞 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韓非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者遂圜固別有微恉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擧仁義道德四字闡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

外篇 馬蹄第九 蘇輿云老子云無爲自化淸靜自正通篇皆申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喩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飮水。翹足而陸。釋文崔本足作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踛踛馬健也郭慶藩云崔足作尾文選江賦注引亦作尾陸作踛云踛音六廣韻踛力竹切翹踛也 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徐音儀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俞云義儀古通儀臺猶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臺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司馬云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郭嵩燾云雒同烙謂印烙 連之以羈馽。編之

以阜棧。釋文廣雅羈勒也馽丁邑反崔云絆前後足也文選馬汧督誄注引司馬云阜櫪也棧若欞牀施之溼地也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司馬云橛銜也飾謂加飾於馬鑣也成云帶皮曰鞭無皮曰筴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陶瓦窰也崔云埴土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其過與治天下者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成云物各自足故同德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黨偏命名天自然也宣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蘇輿云與天爲一無善惡之黨於義亦通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崔云塡塡重遲顚顚專一也 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成云蹊徑隧道郭云不求非望故止於一家而足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各就所居爲連屬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郭云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郭云與物無害故物馴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族聚也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 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云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 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李云澶漫猶縱逸也郭嵩燾云摘僻當作擿擗楚詞王注擗析也擿者擿取之擗者分析之謂煩碎也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成云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成云禮以檢跡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跡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變樸爲華

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成云以仁義之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摩同怒則分背相踶。宣云馬之踶必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李音智非夫加之以衡扼。釋文衡轅前橫木縛軛者扼又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詭銜竊轡。成云詭銜吐出其勒竊轡盜脫籠頭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充其所知而態至於盜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案熙與嬉同以已通作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匡正也縣企縣舉而企及之使人共慕也而民乃始踶跂好知。踶跂自矜好智行詐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司馬云從旁開爲胠蘇輿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櫃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釋文廣雅云緘縢皆繩也李云扃關鐍鈕也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釋文三蒼云揭舉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也與邪同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李云耒犂耨鋤也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成云闔合也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成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自陳恒殺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日其後人爲齊君者已歷十二世俞云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宇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子胥靡。釋文靡忙反崔云爛之於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云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立而於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蘇輿云聖法寄於刑賞而桀紂用法以戮賢

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成云何往非道夫妄意室中之藏。成云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俞云此竭字當讀爲揭其尾之揭說文豕下云揭其尾故謂之豕脣揭謂反舉其脣以向上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成云鉤腰帶鉤也 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不備錄）此四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 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成云逐隨也宣云揭舉也 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止之 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示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釋文擿義與擲同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釋文殫盡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成云擢拔也釋文鑠絕燒斷之也 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李云攦折也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網蜣丸豈關工匠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成云物不喪眞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崔云不消壞也 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云累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

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自炫所得 而以爚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爚火光消也 法之所无用也。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云贏裹也 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內棄其親若吳起外去其主若虞卿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車轍迹結交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擾物無道以靖之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畢率也捕鳥畢也詩畢之羅之鳥罟亦謂之畢李說非 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鉤當作釣釣即鉤也釋文釣鉤也今正文作鉤後人妄改說詳讀書雜志 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郭嵩燾云說文繫傳云長枝為格削格謂刺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鼂錯傳為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釋文罝本又作罦爾雅兔罟謂之罝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而險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知詐漸毒四字義同皆謂欺詐也釋文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案頡黠借字 故天下每每大亂。李云每每猶昏昏也 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成云爍銷也墮壞也 惴耎之蟲。釋文惴耎謂無足蟲 肖翹之物。

李云翾飛之物 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李云種種謹慤貌役役鬼黠貌 釋夫恬淡无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郭云啍啍以己誨人也

在宥第十一 外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文選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宥寬也蘇輿云在不當訓察察之則固治之矣在存也存諸心而不露是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胠篋篇舍字之旨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淫過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遷而他效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須更治之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成云恬靜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樂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俞云喜屬陽怒屬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義同 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崔云喬詰意不平卓鷙行不平也 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郭云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匈匈讙譁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音悅下同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

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華浮技能說樂更助宮商淫聲王夫之云相與之偕而自失曰相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成云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司馬云臠卷不申舒之狀崔本獊作戕云戕囊猶搶攘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宣云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 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宣云乃奕世敬奉不能已如此 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愛其身於爲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爲天下之君也蘇輿云身下兩於字當衍四語見老子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駢拇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 无擢其聰明。擢猶拔也猶顯拔之言以聰明自詡也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言而名章二語又見天運篇 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天機自赴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案陽春和煦如萬物層累而炊熱之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是臧之誤古字止作臧安臧人心言人心無由善 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成云攖撓人心 人心排下而進上。宣云排抑則降下稍進則亢上 上下囚殺。宣云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蘇輿云其亢上也如殺其排下也如囚殺則驕囚則憤 淖約柔乎剛強。成云淖約柔弱也郭云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 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廉棱劌利彫琢刻削也言尖利刻削之人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戰惕則寒如凝冰 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撫臨也喻其疾速 其

居也淵而靜。宣云言其深伏 其動也縣而天。宣云言其飛浮 僨驕而不可係者。僨驕不可禁係 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李云胈白肉 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嵩燾云釋言矜苦也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其心志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釋文峗本亦作危案古注夫字下屬今以屬上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宣云不安其性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 而儒墨畢起。同時並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玄同而此有不同之迹 而性命爛漫矣。成云爛漫散亂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上竭其智百姓不能供其求 於是乎釿鋸制焉。釋文釿音斤本亦作斤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匠以斤鋸椎鑿殘木人君以刑法殘人 天下脊脊大亂。釋文脊脊相殘藉也案與藉藉同 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俞云嵁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李注湛深也山以大言巖以深言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殊斷也崔云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者相推相望言其多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同噫 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司馬云椄槢械楔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桁楊以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向云嚆矢矢之鳴者字林云嚆大呼郭云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釋文廣成子或云卽老子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陽精氣助成五穀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遂順也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成云而汝也下同所問粗迹不過形質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宣云猶言朴散之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 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殺氣多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宣云天地之氣凋喪如此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成云佞是諂佞之人心甚狹劣李云翦翦淺短貌案翦與譾同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示潔虔 閒居三月。復往邀之。成云邀是邀求請也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然疾起貌 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 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絕思慮 閉女外。止動作 多知爲敗。宣云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 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遂徑達也至人智照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於大明之上無感之時深根寧湛故曰入於窈冥之門 天地有官。宣云兩儀分職 陰陽有藏。宣云互爲其根 愼守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卽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也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之和也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與天合德 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

而人皆以爲有終。道知循環然而人以爲終則已焉 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爲有極。道本無盡而人以爲有盡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雖見光明已爲土壤 今夫百昌。百物昌盛謂之百昌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宣云人不知道與物何異 故余將去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成云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成云參同也 當我緡乎。釋文緡泯合也郭嵩燾云緡昏字通緡亦昏也當我鄉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宣云與道不息

雲將東遊。初學記一引司馬云雲將雲之主帥 過扶搖之枝。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成云拊拍也雀躍跳躍也 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李云倘自失貌贄不動貌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司馬云叟長者稱 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成云陰陽風雨晦明 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成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 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自適所往 遊者鞅掌。有鞅在掌言出遊也 以觀无妄。宣云眞機之自動者吾但從而寓目焉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宣云謂之不去 今則民之放也。郭云爲民所放效 願聞一言。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逆物眞性自然之化不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獸散其羣鳥鳴於夜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昆蘇輿云止豸同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本又作噫下同郭云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宣云言害已深僊僊乎歸矣。成云僊僊輕舉貌勸令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成云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成云身心兩忘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泯其迹大同乎涬溟。司馬云涬溟自然氣也宣云與涬氣同體解心釋神。莫然无魂。宣云解其忍釋其縛成云魂好知爲莫然無知同死灰枯木萬物云云。成云云云衆多也蘇輿云案云云老子作芸芸自然貌各復其根。宣云皆得其无妄之眞本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開其知識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成云用知乃離自然之性无問其名。无闚其情。宣云物本無名我不必問本無情不必闚物故自生。成云任於獨化物得生理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宣云言己超出於衆皆當從己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非果能超出於衆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並無獨見但因聞衆論遂執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能集衆技者之信爲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己見治人之國者此徒以聖知仁義爲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一事不成萬事隨之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郭云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

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蘇輿云言有土者自以爲甚有物存則爲物所物矣惟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即無物之旨而不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則超乎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衆而已獨遊衆無此能是名獨有獨有之人百姓荷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成云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處乎无響。郭云寂以待物行乎无方。郭云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俞云釋詁適往也適復猶往復撓撓亂也惟大人能提挈世俗往復撓撓亂之人與之共遊於無端出入無旁。宣云去聲與日无始。成云與日俱新故無終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論其形貌合乎人羣不自立異大同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郭云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宣云三代所謂明聖覩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物雖卑賤維當因而任之反其性則亂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郭云事藏於彼而各自爲故不可自爲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成云法言教也理妙法麤故須陳說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成云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成云親偏愛狹周廣乃大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成云積厚也節文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修德之人與世中和自然高遠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云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郭云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會於仁而不恃。所爲自與仁會不恃顯之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俞云諱讀爲違廣雅釋詁諱避也國語韋注違避也二字聲近義通不諱即不違接於事而

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成云因於物理以法齊之故不亂 恃於民而不輕。郭云恃其自爲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郭云因而任之不去其本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成云素無之不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 不道於天者，不純於德。成云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 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成云觸事面牆無從而可 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宣云此段意膚文雜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續貂耳案宣說是也然郭象有注則晉世傳本已然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云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郭云一以自得爲治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本於有德而成於自然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自然之德而已矣蘇輿云玄字句絕與下文玄德之玄同義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郭云無爲者自然爲君郭嵩燾云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而天下嚮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衷諸道而已矣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郭云各當其分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郭云官各當其所能則治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泛應不窮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郭云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於萬物者，道也。成云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故曰道宣云道蓋義字之誤 上治人者，事也。成云事事有宜而天下治 能有所藝者，技也。郭云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郭云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畜養 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成云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釋文書名老子所作 通於一而萬事畢。成云一道也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 无心得而鬼神服。以無心得者無不服也

夫子曰。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宣云孔子也下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刳去也洗也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 无爲爲之之謂天。上爲去聲成云率性而動天機自張 无爲言之之謂德。成云應答無方物來斯應 愛人利物之謂仁。成云心無偏執措其性命 不同同之之謂大。郭云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宣云和光同塵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成云能持以前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蘇輿云故字疑衍 德成之謂力。成云德行既成方可立功濟物 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循順也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成云一毀譽混榮辱不以物屈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成云韜包容也俞云事心猶立心也禮郊特牲鄭注事猶立也呂覽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成云逝往也爲羣生所歸往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宣云不以物累身 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壽夭俱忘窮通不足言矣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郭云皆委之萬物 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郭云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於物我 死生同狀。成云冥於變化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釋文廣雅云漻清貌 金石不得无以鳴。金石不得其和不鳴亦道之見端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感而後應 萬物孰能定之。推此而言萬物應感無方孰能定之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抱朴以往羞通於庶務蘇輿云素逝即山木篇晏然體逝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恥字疑誤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本原既立智可通神故德能廣被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感不應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本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郭云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 視乎冥冥。聽

乎无聲。宣云道不在形勢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宣云道又非寂滅故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宣云至不測矣而物由此出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至無方矣而精不可掩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非有而求無不給時騁而要其宿。行遠而其歸可會大小長短修遠。宣云修遠當作遠近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宣云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南乃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玄亡也使知索之而不得，釋文知音智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郭嵩燾云廣韻喫同嚱嚱聲也詬怒也怒亦聲也集韻云喫詬力諍者是也知以神索之離朱索之形影喫詬索之聲聞是以愈索愈遠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眸而得之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宣云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堯欲讓天下於齧缺因王倪要致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同岌危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釋文數音朔崔云叡聖給捷敏速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宣云非純乎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云過生於聰知又役知以禁之其知彌甚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令爲天子彼且專任人而無復自然之性方且本身而異形，顯分人已方且尊知而火馳，宣云尙智巧而急用之方且爲緒使，宣云爲細事所役方且爲物絯，釋文廣雅云束也公才反宣云爲物所拘方且四顧而物應，宣云應接不暇方且應衆宜，事事求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云屢爲物變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必有宗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

衆父父。宣云衆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齧缺亦可爲衆人之父但不能爲衆父之父耳 治亂之率也。率主也用智理物治之主亦亂之主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借此言以警堯非齧缺眞如此也

堯觀乎華。司馬云地名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宣云今知此但可爲君子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宣云鶉無常居言不求安鷇待母食言不求飽 鳥行而无彰。成云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蹤跡可見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成云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 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

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釋文闔本亦作盍落猶廢也字林云俋俋勇壯貌

泰初有无。无无並不得謂之無有无名。可謂之無而不能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宣云太極尚未著物得以生謂之德。宣云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閒。謂之命。宣云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流行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宣云動即造化之流行少留於此即生一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宣云物受之而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成云體質宣云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性修反德。宣云性修則復其所得於未形之一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同於泰初此極詣也同乃虛。虛乃大。宣云形容同於初之妙境合喙鳴。宣云渾合衆口蓋忘言也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宣云既忘言則與天地一體矣其合緡緡。釋文緡武巾反若愚若昏。郭云坐忘而自合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云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郭云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成云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爲辯如縣日月於區寓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解見應帝王篇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留本又作狸一本作貍司馬云貍竹鼠也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案說文鼮竹鼠也埤雅一名竹鼦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留牛亦引此文執留之狗爲證據此知留是留牛非竹鼦特竹鼦之音似留牛耳留牛即犛牛留犛雙聲字蓋犛牛身大逍遙遊篇所謂若垂天之雲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留之狗言狗以有能被係而成愁思猨狙以便捷亦自山林而來見拘縶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與此文微異而指大同尤留斄同字之明證矣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謂道也若而皆汝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宣云具體爲人而無知無聞者皆是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能人與道俱存者無之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

其所以也。動靜死生興廢皆非道之所在 有治在人。蘇輿云言道無可名徒有治化之迹在人耳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物矣並其自然之天而亦忘之是之謂忘己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宣云與天為一

將閭葂見季徹曰。釋文將閭一本作蔣閭葂亦作莬音免雖將閭名葂或云姓蔣名閭葂也季徹人姓名蓋季氏之族 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試薦進也吾進告徹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屬類 而无阿私。行政無私曲 民孰敢不輯。輯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局局大笑貌軼音轍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非自安之道 其觀臺多物。觀臺君所居地物事也言君所自此多事 將往投迹者衆。舉足投迹者衆君且不勝其煩非帝王修德安人之道 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釋文覤覤驚懼貌許逆反案汒若猶茫然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俞云風讀為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猶言鼓舞 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成云舉皆也宣云除其害道之心進其得一之志 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郭云溟涬甚貴之謂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己後之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宣云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李云菜蔬曰圃埒中曰畦 鑿隧而入井。成云隧地道 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郭云搰搰用力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成云問其方法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李云抽引也 數如泆湯。釋文數所角反泆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

湯沸溢。其名爲槔。釋文本又作橰。司馬李云，桔槔也。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生、性同。言不可載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子貢瞞然慚。釋文：瞞，李天典反。慙貌。司馬本作憮。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
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郭嵩燾云：應帝王篇「其覺于于」。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是於于
字同。於于猶于于也。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庶幾乎。猶云其庶乎而汝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釋文：乏，廢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李云：卑陬，愧懼貌。頊頊，自失貌。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成云：反，復也。崇朝神氣不復。曰。始
以爲天下一人耳。昔以爲天下止一人耳。意尊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不知復有此輩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
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徒，輩也。言此輩人。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宣云：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
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汒乎，言不能測其所至。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宣云：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
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之，往也。心志有所專執。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釋爲全德。謷
然不顧。謷然，猶傲然。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成云：聲名喪失。儻然不受。成云：儻然，無心貌。天下之非譽。
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我之謂風波之

民。（成云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郭云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宣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徒識修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成云守道抱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夫明白入素。无爲復朴。（成云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朴之原）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郭云此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俞云固讀爲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眞渾沌遇則何驚也郭注正得其意）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云渾沌玄同孰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海也）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成云大海宏深以譬至理雖寄往滄溟實遊心大道也）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成云五行之內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宣云盡見情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躬行其言皆以自爲而人化之）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言以手麾以顧指而民畢從司馬云撓動也郭慶藩云顧指謂顧其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謂顧指如意）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惡。（宣云心中過而不畱）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民與上共悅安爲謂字同）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釋文字林云怊悵也案儻心無主也民仰賴之如此）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成云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此謂德人之容。（郭云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曰。上神

乘光。與形滅亡。上品神人乘光照物不見其形迹 此謂照曠。成云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晁云晉人諱昭皆書作照右軍法帖皆然不知者乃因照字作解非也 致命盡情。宣云致天命盡實理 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宣云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 萬物復情。齊其情實 此之謂混冥。混同於玄冥

門无鬼。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 與赤張滿稽。宣云赤張姓滿稽名 觀於武王之師。謂孟津之役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有虞之揖讓故遭罹征伐之患 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天下皆治而有虞氏又從而治之邪其必有亂而後治之與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郭云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 有虞氏之藥瘍也。李云瘍頭創也王引之云藥古讀曜與療聲近義通方言療治也郭云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藥之 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宣云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修治也 其色燋然。聖人羞之。宣云言不如養親使不病也 至治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如樹枝無心而在上 民如野鹿。郭云放而自得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自然合宜 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成云任眞當理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互相役使故不謝 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成云率性而動故無迹可記迹既昧矣事亦滅焉姚本无傳爲一節從之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責臣子之諂諛卻不知人情皆必然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而同義郭慶藩云道卽諂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道諂一聲之轉宣

云世俗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宣云道諛君親則責之道諛世俗則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邪 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宣云惡其名而甘蹈其實 合譬飾辭聚衆也。宣云廣合譬喻使人易曉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所謂招人附己也 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宣云蹈其實不坐其罪故曰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指人君 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宣云與衆人為徒同是非之習而又自謂獨異於衆 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云靈曉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成云適往也致至也 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祈求也 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云大聲謂咸池六音之樂 折楊皇荂。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釋文荂本又作華音花 則嗑然而笑。李云嗑笑聲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宣云不相入也成云超出俗表謂之高言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成云出顯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芒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為垂踵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踵改字更多不知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必推究 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案自寬之詞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宣云厲癩也醜人惟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我乃欲強所不可得而又成一惑獨不懼其相似邪故莫若釋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歸於惑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淮南俶真篇高注犧尊猶疏鏤

之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棄之木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成云五臭謂羶薰香鯹腐惾塞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額外書呼香爲臭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寃也釋文惾子公反郭音俊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箋厲病也廣雅爽傷也言病傷滋味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成云趣取滑亂也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離跂離人獨立夫得者困。成云既僑其性則遭困苦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柴之塞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成云皮弁以皮爲冠鷸鳥翠羽飾冠搢插也笏猶珪紳大帶修長也內支盈於柴柵。成云柵籠也支柱充塞於內故以柴柵擬也外重纆繳。釋文重直龍反成云纆繳繩也睆睆然在纆繳之中。成云睆睆視貌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支臂歷指。司馬云支臂反縛也宣云歷指闗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莊子集解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釋文積謂積滯不通 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宣云神與化俱 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宣云至誠無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者矣。釋文六通陰陽風雨晦明四辟四方開也成云六通謂四方上下四辟謂四時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非以靜爲善而學之 萬物无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鐃撓借字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其平與準相中故匠人取法焉謂之水平中竹仲反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其明更可知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果能靜雖天地之精萬物之理皆莫能遁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宣云息心於此 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萬理俱涵萬理俱涵則無不井然有倫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必虛方能靜靜則可以動動則得其宜矣 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靜觀無爲不擾羣下則任事者各自責矣 无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釋文廣雅云俞俞喜也宣云外患不能居於其心故神豫而長 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姚云素王十二經是後人語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成云巢許之流 以此進爲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郭云：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孰能有為而成哉？是以彌無為而彌尊也。成云：進為，謂顯迹出仕也，伊望之倫。靜而聖。動而王。无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謂大樸而自然至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郭云：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無逆。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郭云：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成云：均，平；調，順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成云：俗同塵，俯仰合自然。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案：六語又見大宗師篇，彼文戾作義，義者，秋殺有似暴戾也；壽作老，義同。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成云：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語又見刻意篇。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四語亦見刻意篇，怨彼文作災。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則一。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李云：祟，禍也。其魂不疲。語亦見刻意篇。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畜，養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无為為常。无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成云：上下無為，則臣僭君德。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

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詩有精理非空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知音智落音絡成云三皇五帝淳古之君知照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故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成云宏辯如流彫飾萬物然不自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成云才能雖冠海內夫何爲哉故老子云是謂用人之力）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成云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運動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成云辟法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釋文比較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成云隆殺者言五等衰服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成云古人中古人也先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兆區分各有形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盛衰之等殺乃變化之流行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成云理之必然）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成云毀失其序不堪治物）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成云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

仁義次之。宣云：仁義是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上下有分，庶職有守。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宣云：物象名稱。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材授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恕省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原省已明，是非乃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郭云：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有所處之宜。貴賤履位。各安其位。仁賢不肖襲情。襲，因。情，實也。各因其實。必分其能。分別也。必由其名。宣云：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宣云：復於虛靜無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古書也。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以下至形名，五變其說；至賞罰，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釋文：迕，音悟。司馬云：橫也。案：言語不循次序。人之所治也。但可爲受治之小人。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成云：此苟飾華辭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所重在養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无告。不以頑民之無可告而慢之。不廢窮民。成云：恆恤貧民，此心不替。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苦，悲憫。嘉，喜愛。孺子，稚子。哀，憐也。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郭云：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郭云：此皆不爲而自然。成云：經，常也。堯曰。膠膠擾擾

乎。（膠膠固而不解擾擾紛而不寧因舜言發悟自覺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成云言子德遠合上天我心近符人事）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姚云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司馬云徵藏藏名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釋文見周之末不可復匡所以辭去）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因之以藏書也）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其藏）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老聃中其說。（案文中丁仲反成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案下云大謾是未許成說未晰中其說者當是亂其說甫及半故下云然）曰。大謾。（成云繙其繁謾太多宣云謾煩也音滿平聲案繁則近謾恐多無實之詞）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成生皆以道言）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舍是奚爲）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宣云與物同樂）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情實）老聃曰。意。（噫同）幾乎後言。（近乎後世迂儒之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蘇輿云未忘无私之成心是亦私也與下篇莊子荅商太宰蕩語相發）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司馬云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宣云放同倣）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偈偈用力貌成云亡子逃人也案揭擧也語又見天運篇）意。（噫同）夫子亂人之性也。（郭云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眞矣宣云夫子所謂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即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日止宿淮南修務訓高注趼足生胝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言其不惜物也成云鼠壤鼠穴土中妹猶昧也案成綺就所見言之蔬可畱其有餘而任其狼藉滿地散棄佯若不知是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至充足也而積斂无崖。聚斂無限止老子漠然不應。成云鄙之不足荅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剌於子。今吾心正卻矣。心正而卻退非復從前鄙見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言子儗我聖人吾久自以為脫免其名皆我所不居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子呼馬牛我即自謂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有其實而不受其名是再受殃累也吾服也恆服。郭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吾非以服有服。郭云有為為之則不能恆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宣云側身貌履行。蘇輿云古者入室脫履而行席上履行言失其常莊子正席條履而見魏王則因履穿條之以麻而不得脫故王訝其憊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徐容崖然。岸然自異而目衝然。直視而顙頯然。釋文頯去軌反本又作顒成云顙額高亢顯露華飾而口闞然。郭云虓豁貌而狀義然。義讀為峨詳大宗師篇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在馳騖動而持。宣云欲動而強持發也機。宣云發如機迅察而審。察事審詳知巧而覩於泰。智巧而見於驕泰之色凡以為不信。郭嵩燾云凡此皆與自然之性不相應是之謂不信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司馬云言遠方嘗有是人竊賊也

夫子曰。成云莊子師老子故稱夫子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宣云大包無窮小入無閒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廣廣猶曠曠見漢書武五子傳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成云精神之末迹非至人孰能定之。宣云世俗辭不為末學所惑夫至人有世。謂有天下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

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說文柄或从棅言天下奮爭威柄獨不並發 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眞而不遷於利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成云窮理盡性動不傷寂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俞云賓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古賓擯字通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郭云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宣云彼謂道德實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司馬云斲輪人名扁 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司馬云糟爛爲魄本又作粕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云甘緩也苦急也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李云數術也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成云喻曉也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效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宣云猶者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而自行地其處乎。郭云不處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郭云不爭而自代謝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三句分承天地日月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成云機關緘閉也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宣云隆興也謂雲施謂雨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宣云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司馬本作旁皇云飄風也孰噓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李云巫咸殷相祒寄名也宣云祒蓋招之訛託言巫咸相招致荅耳古來止有巫咸無巫咸祒也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下成云五常謂五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楊愼云九洛九疇洛書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郭嵩燾云言天之運自然而已帝王順其自然以道應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云商宋也太宰官蕩名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无親。太宰曰。蕩聞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不過仁之一端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如子所言以親愛爲至仁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云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喻以親愛爲至仁之言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

也。有堯舜之德而不刻意放法堯舜此我忘天下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天下忘我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仁孝不足言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宣云爲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釋文并棄除也宣云至貴在我何有於爵至富在我何有於財案此讀并爲屏至願，名譽并焉。至願莫如性適而名譽不足言是以道不渝。成云道德淳厚不隨物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成云北門姓成名黃帝臣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成云怠謂懼心退息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宣云神不能定口不能言失其常也帝曰，汝殆其然哉。宣云言固宜如此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宣云律與上天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宣云禮節之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宣云取聲氣之元爲主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姚云徐笠山以夫至此三十五字爲郭注誤入正文盧本之頤續宣本亦無此三十五字云俗本雜入四時迭起，宣云五聲配四時而賡奏萬物循生。宣云衆器象萬物而環作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云倫理經常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郭嵩燾云雷霆之起莫知其所自起莫知其所自竟其所自起首也生之端也其所自竟尾也死之歸也死生者萬物之大常與天爲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俞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一有皆義見大戴記盧注荀子楊注郭云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郭云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郭云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釋文郤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閉心知之孔隙守凝一之精神以物爲量。即上在谷二句意其聲揮綽，郭云所謂

闔諧成云揮動綽寬也如雷霆之震動其聲寬廣其名高明。成云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成云各得其所而不相撓老經云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郭云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止。蘇輿云有窮者吾與之爲有窮无止者吾與之爲無止流一順其自然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成云儻然無心貌立於四方空大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見齊物論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蘇輿云汝隨樂之委蛇而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成云凡百蒼生以自然爲其性命奏此樂者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郭嵩燾云說文叢木曰林林樂者相與羣樂之五音繁會不辨聲之所出故曰無形布揮而不曳。布散揮霍若曳而愈長而未嘗曳也幽昏而无聲。言其聲淡動於无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郭云隨物變化世疑之。稽於聖人。稽考也觀於聖人則知至樂之妙不必疑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成云雖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郭云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无言而心說。郭云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爲之頌曰。成云焱氏神農也釋文焱本亦作炎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頌樂如此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而亦汝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樂未大和聽之悚懼如有禍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其聲遁滅似不欲聽而怠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成云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雅符眞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蘇輿云以混沌爲道故由怠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此章注重在此

孔子西遊於衞。成云自魯適衞故曰西遊顏淵問師金李云師魯太師金其名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李云結芻為狗巫祝用之 盛以篋衍。李云衍笥也 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 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釋文字林云眯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成云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俞云此取字讀為聚見易萃象傳釋文漢書五行志顏注 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已篇高注傳猶轉也言無方之轉動 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云矜美也禮樂威儀不相沿襲郭云期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釋文李云慊足也本亦作嗛 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矉於其里字同顰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制度名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中心無主則道過而不留 外无正而不行。俞云正乃匹之誤禮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宣云非時世之所宜故不受 聖人不出。宣云不以施於人 由外入者无主於中。宣云非吾心之精徵故無主 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司馬云蘧廬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宣云覯相見必受譴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成云苟且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遙。无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宣云不費 古者謂是采眞之遊。宣云不爲形迹所役豈非本眞上爲一斷 以富爲是者。

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成云恐失所以戰慄舍之則悲。宣云貪戀而一无所鑒。宣云於理一無所見以闚其所不休者。宣云但明於逐物不止是天之戮民也。成云雖楚戮未加而情性已困 姚本以上爲一節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宣云正人之具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循無所湮滯者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宣云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壅而弗開 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云噆齧也 郭云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案昔夜也 夕昔古通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播同簸 宣云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噆膚也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郭云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放同倣 宣云同歸於自然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力貌 案天道篇引老子之言亦云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與此意同 謂驚駭天下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宣云喻本質自然如此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宣云出於本質者不足分別辨論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名譽之觀美亦不能於本性有所增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宣云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於渾沌各得之爲樂 又焉取乎仁義之區區哉 案泉涸四語又見大宗師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宣云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宣云何以歸正之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

見。雷聲而淵默。二語又見在宥篇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宣云稱孔子爲先容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踞於堂上其應聲微 予年運而往矣。運行往邁也言行年已邁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成云謂排三王爲非聖釋文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餘皆作三皇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成云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欲非之則聲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宣云殺隆其親餘皆降殺則知覺稍開矣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生子兩歲始能言今與古乖異 不至乎孩而始誰。成云未解孩笑已別是非郭云誰者別人之意 則人始有夭矣。宣云元氣早凋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宣云人有心機且以殺伐爲應天順人 殺盜非殺。宣云謂爲當然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自然黨類而成天下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成云驚駭天下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其作始尚有倫理而今所行丈夫而有婦女之道 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此三皇當作三王否則不可通 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王引之云蠣蠆皆蝎之異名廣雅蠆蠍也（今本脫蠍字衆經音義五引作蠆蠍蠍也集韻引蠍蠆也）蠍音盧達反蠆蠍皆毒螫傷人之名蠆之言迣（音哲）蠍之言瘌廣雅釋詁云毒迣瘌痛也是其義矣蠍與蠆古同聲蠍蠆一字史記秦本紀索隱共公始皇紀作

剌襲公剌之通作厲蠆蠆之通作蠆矣 鮮規之獸。鮮規未詳言嬰人之獸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孰同熟 以奸者七十二君。釋文三蒼云奸犯也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釋文鉤取也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風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曰相視而成陰陽宣云不運定睛注視案風讀如馬牛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誘也化者感而成孕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宣云傳聲而孕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云其眞常者 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宣云其變化者 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郭云雖化者無方而皆可 失焉者。无自而可。郭云所在皆不可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李云孺孚乳而生 魚傅沫。司馬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 細要者化。列子釋文引司馬云稚蜂細要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 有弟而兄啼。恐失父母之愛也推極物性之不同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能與造化爲一人 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其意峻刻其行高尙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道怨己不遇 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宣云非猶譏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司馬云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 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爲修而已矣。自修其身 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成云此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若宣尼之居洙泗子夏之在西河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并兼敵國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宣云無爲猶言閒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成云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空而伸腳 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郭云忘故能有 澹然无極。而衆美從之。宣云不立一極而美無不全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同淡 寂寞。虛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釋文質正也宣云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釋文休息也俞云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焉二字傳寫誤倒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以訂正案郭注成疏陸釋皆止一休字俞說是也此後來刊本之誤 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郭云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郭云蛻然無所係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郭云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案四語又見天道篇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其語淮南主術篇高注故巧也 循天之理。成云循順也 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四語亦見天道篇災彼文作怨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宣云無心於取必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此語亦見天道篇 虛无

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云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无所於忤。虛之至也。郭云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不與物交。惔之至也。郭云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物之情案惔同淡 无所於逆。粹之至也。郭云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宣云又將腐濁 天德之象也。宣云靜而日運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无爲。動而以天行。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 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宣云不可得而迹象之 其名爲同帝。宣云與天帝同用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合於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成云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眞道也

外篇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宣本删一俗字據郭注明有兩俗字也然疑衍一字蘇輿云案當衍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宣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釋文知音智宣云定能生慧 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智生而不任智，是以智養其恬靜。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恬交養而道德自其性出矣。夫德，和也；道，理也。宣云：道德止是和順，理猶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道德生仁義。義明而物親，忠也；宣云：是爲實有道德。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成云：雖復涉於物○○恆歸於眞，情所造和適，○○○之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實行於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即是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釋文：徧音遍。郭云：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俞云：據郭注，是爲一偏之偏，故郭云然。釋文音謬。案本當作偏，唐時誤偏，故陸隨文作音，義不可通。宣本已改偏。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彼自正而蒙被我之德，是德與德相感，不以己之德强人而冒覆之也；若强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正彼，則物之失其性者必多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分之時也。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成云：恬澹寂漠，無爲之道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所矯飾。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成云：燧人變生爲熟，伏羲畫八卦以制文字，作結繩而爲罔罟，智詐萌矣，嗜欲漸焉，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成云：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苟且欲安天下，未能大順羣生也。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其源也。澆淳散朴，釋文：澆本亦作澆。成云：唐虞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五行自茲而荒殆，百姓因此而澆訛，毀淳素而散樸質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危也。離於道以企善，危其德以制行，若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宣云：舍天性，用人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宣云：人益巧僞。俞云：詩不識不知，識知二字連文，言必不識不知而後可定天下。諸家從識字斷句，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宣云：以非道爲道。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

由與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無異山林]隱故不自隱。[宣云遭道隱之世不必自隱而已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復於至一之世而不見其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固自然之根保寧至會之極以待時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者不以浮辯飾小智]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縱知以困蒼生]不以知窮德。[成云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云危然獨正貌]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成云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樂全其性即是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成云儻者意外忽來]寄之。其來不可圉。[圉禦也]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肆志放縱其志]不爲窮約趨俗。[不貶志以御俗]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窮約無異]故无憂而已矣。[故能處貴而無憂]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同]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樂軒冕者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篇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徑云直度曰徑]兩涘渚崖之閒。

釋文涘涯也水中可居曰渚崖字又作涯亦作厓 不辯牛馬。成云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釋文河伯姓馮名夷見大宗師篇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海今萊州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釋文望作盳云盳洋猶望羊仰視貌司馬云若海神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聞道百萬分之一也郭嵩燾云百者多詞也郭慶藩云百古讀若博與若韻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司馬云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王引之云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御覽時序部鱗介部蟲豸部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埳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蟇則此處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淮南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二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逵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知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呂覽諭大篇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埳井鼃之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爲井鼃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墟與虛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墟尻也（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以喻河伯居於涯涘崔注拘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爲空虛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郭慶藩云司馬訓篤爲厚迂曲難通釋詁篤固也論語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儒行篇行而不倦謂所行之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爲時所蔽故曰篤於時篤字與上下文拘束同義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司馬云曲士鄉曲之士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郭云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

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曰沃燋寒沃燋亦作沃焦見山海經今環球周逕可釋此說之疑矣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釋文礨崔音壘空音孔礨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釋文郭注爾雅稊似稗大音泰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崔云卒盡也郭嵩燾云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物之一而已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連續也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宣云各有局量 時无止。宣云各據瞬息 分无常。成云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无故。宣云變化日新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知同智遠近並觀不偏一隅之見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不以大小爲多寡知量之各足也 證曏今故。郭云曏明也今故猶古今 故遙而不悶。望古雖遙我自无悶不必與古爲徒也 掇而不跂。近可掇取我亦不跂而求之 知時无止。證明今古之大道不以人世壽夭爲大期知時之無止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知天道有盈虛則得失無常何足介意 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 故生而不說。音悅 死而不禍。不以爲禍敗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者有窮而不知者何限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有盡而天地無窮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成云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毫末非小天地非大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成云信實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偪故覺不可圍 自大視細者不明。宣云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宣云垺音孚郭也殷盛也 故異便。宣云故一覺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爲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也 此勢之有也。此勢所有不足致辨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宣云尙在有迹處求道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謂精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謂粗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曰粗則猶可以言論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曰精則猶可以意致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於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卽道妙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 動不爲利。不賤門隸。固不爲利亦不以求利之守門僕隸爲賤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不爭貨財亦不以辭讓之德爲高 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事不借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爲賤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行不隨俗亦不以乖僻立異爲多 爲在從衆。不賤佞諂。爲順衆情亦未嘗以佞諂者爲賤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端不可見惟大人知之 聞曰。成云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道人不聞。郭云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案語又見山木篇道作至 至德不得。郭云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无己。郭云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約已歸於其分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此物性之內外何由而有貴賤小大之端倪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物情彼此皆然，故言相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世俗以外來之榮辱爲貴賤 以差觀之，等差之數 因其所大而大之，成云：以自足爲大 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成云：以無餘爲小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兩須之事功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蘇輿云：物情以得用爲有，以相勝爲無，猶矢人謂可無函，函人謂可無矢也。然以矢爲有，則函敵矢亦可爲有；以函爲無，則矢爲函拒亦可謂無矣。 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就相反而相須言之，則功分可定 以趣觀之，衆人之趣向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非爲是非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堯非桀，桀亦非堯，附堯桀者亦各執一是非，則趣操之無定可覩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司馬云：燕王噲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相子之，三年而國亂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宣云：貴賤以此，小大可知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崔云：梁麗，屋棟也。郭慶藩云：列子湯問篇雍門鬻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梁欐即梁麗也。上林賦連捲欐佹，注：欐佹，支柱也。欐者附著，佹者交午。廣韻：麗，著也。玉篇：麗，偶也。柱偶曰麗，梁棟相附著亦曰麗，即謂棟柱之屬爲梁麗，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視。釋文：窒，塞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釋文：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司馬本作蚤，云：鴟鵂爲夜取蚤食。王引之云：正文鵂字涉釋文內鴟鵂鶹而衍，埤雅引此已誤。釋文：鴟，尺夷反。崔云：鴟鵂鶹。而不爲鵂字作音，則正文內無鵂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鴟夜撮蚤。察聚亦撮也。崔本撮作最，古書聚最多通作，故又爲聚 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釋文：瞋本或作瞑。蘇輿云：作瞋是。言鴟夜察蚤之毫末，及晝則雖瞋目而不見丘山矣。徐无鬼篇鴟目有所適，亦謂適夜而不適晝也 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俗言如此 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 帝王殊禪。成云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 三代殊繼。成云或父子相繼或與兵征誅故言殊繼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時俗既非而妄逆之如子之白公則世以爲篡夫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時俗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以爲義徒可見貴賤有時 默默乎河伯。戒勿多言 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郭云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爲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爲一家 无拘而志。而爾也下同貴賤無定不必拘視 與道大蹇。拘泥則道難行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天之施而已 无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而行則與道不齊合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不私惠於物而物皆被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繇繇與由由同自得之貌知羣奉一社咸以爲神之福我也 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泛泛知水之無畔岸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皆我懷之其孰承我而孰助我是謂無所偏向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以無方 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宣云虛滿遷乘則形無定位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宣云往者莫存逝者莫挽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言其速 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成云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爲不爲之分何貴學道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非

謂其逼近之而不害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成云：寧安禍窮塞福通達也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宣云：天機藏於不見人在外，宣云：人事著於作爲德在乎天。德以自然者爲尚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惟知天人之行者本乎自然而處乎自得蹢躅而屈伸，成云：蹢躅進退不定之貌隨時屈伸會無定執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落同絡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勿以人事毀天然勿以造作傷性命勿以有限之得殉無窮之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郭云：眞在性分之內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蚿，馬蚿蟲也。廣雅云：蛆蝶，馬蚿。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而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成云：憐是愛尚之名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成云：跉踔，跳躑也予无如矣。成云：簡易無如我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以爲煩勞也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不及其速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有足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釋文：鰌本又作蹴。郭嵩燾云：荀子彊國篇「大燕鰌吾後」，楊注：鰌，蹴也。言蹴踏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撝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爲大勝者，衆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不能如此。宣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惙。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衞衞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暴於匡人也惙本又作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成云諱忌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賢士盡升庸非其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賢人皆隱遁非其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息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於天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釋文將本亦作持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過解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姚云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郭音陷成云埳井猶淺井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自言甚樂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幹當從本作韓釋文司馬云井闌也褚詮之音西京賦作韓音入休乎缺甃之崖。李云甃如闌以塼為之著井底也成云休息乎破塼之涯赴水則接腋持頤。宣云水承兩腋而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成云跗腳趺也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宣云還回顧也釋文虷音寒井中赤蟲一名蜎爾雅云蜎蠉郭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也科斗蝦蟇子也案言顧此輩無如其樂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司馬云縶拘也三蒼云絆也案井小不容於是逡巡而卻。從容而退告之海曰。以海之大告之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成云頃少時久多時不以多少進退者。進退謂損益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成云適適驚怖之容規規然自失也。規規小貌下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知音智下知如字下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至理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成云商蚷馬蚿也亦名商蚷亦名且渠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釋文廣雅云跐蹋也成云大皇天也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釋文奭音釋成云奭然無礙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韻成云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郭云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未應丁夫爲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都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壽陵之故以手据地匍匐而還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司馬云呿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 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李云鸞鳳之屬 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云練實竹實 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以口拒人曰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姚云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釋文李音由白魚也盧文弨云儵當作鯈姚云儵即至樂篇食之鰌鰷鰷字耳而經籍多誤作儵 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 莊子曰。請循其本。成云謂尋其源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郭云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宣云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莊子集解卷五

外篇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宣云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遇順善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夭短折惡惡疾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于僞反下同 夫富者。苦身疾作。勤力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宣云爲固位計 其爲形也亦疏矣。郭云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宣本何下有之字云猶其也姚氏章句本亦同云之是也言何若是苦也 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稱善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行其言足以活人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郭慶藩云蹲循即逡巡廣雅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逡循晏子問篇作逡循漢書萬章傳同皆字異義同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 誠有善无有哉。成云善不善誠未可定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誙誙趨死貌案蘇輿云樂舉謂數數稱道之也

於義亦通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樂不樂吾未親歷其境 果有樂无有哉。樂之有無吾弗知 吾以无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我以恬靜無為為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為然 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以定是非。成云忘是非而是非定 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存是二者唯無為近之 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郭云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兩儀相合萬物化生姚云江南本作萬物皆化生 芒乎芴乎。李芒音荒芴音忽荒忽猶恍惚也 而无從出乎。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 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成云職職繁多貌 皆從无為殖。故曰。天地无為也而无不為也。人也孰能得无為哉。宣云人能無為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盆瓦缶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成云共妻居處長養子孫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概然。司馬云概感也案古槩慨通作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 觀於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瘤作柳聲轉借字 其意蹶蹶然惡之。成云蹶蹶驚動貌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成云亡無也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

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宣云髐音囂空枯貌 撽以馬捶。釋文撽苦弔反說文作擊一云旁擊也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姚云張君房本子上有向字 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釋文從李徐子用反縱逸也 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謂朋友 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矉同顰皆愁釋文頞於葛反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郭慶藩云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衿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衿說文橐傳褚衣之橐也集韻囊也左成二年傳鄭賈人有將寘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成云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子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

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司馬云：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爾雅樊光注：形似鳳皇。案：御，迎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釋文：壇，司馬本作澶，音但，云水沙澶也。成云：壇陸，湖渚也。浮之江湖。食之鰌鰷。成云：鰌，泥鰌；鰷，白魚子。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委蛇自得。昔者海鳥至此，達生篇亦引之。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成云：譊，喧聒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卒、猝同；還，繞。唯人好觀樂。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異。句 其好惡故異也。故猶本。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名止於實。成云：因實立名，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義設於適。成云：隨宜施設，適性而已。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

列子行食於道。天瑞篇行作適衛。從見百歲髑髏。天瑞篇從下有者字。攓蓬而指之曰。成云：攓，拔也。天瑞篇作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而汝也。天瑞篇汝作彼，死生倒換。若果養乎。予果歡乎。俞云：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傳訓養為憂，與下句歡對文。釋文元嘉本若果作汝過，予過作子過。案：天瑞篇作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愜，疑有誤。

種有幾。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得水則為𢇍。釋文：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本或作斷，又作續斷。盧文弨云：古絕字當作𢇍，此𢇍乃繼字。成云：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案：釋草「蕢，牛脣」，郭注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說文：蕢，水舄也。郝懿行云：今驗馬舄生水中者，華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據此，即莊子所謂𢇍也。拔之寸節復生，故以𢇍為名。其或作斷，又作續斷者，𢇍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蕢如續斷，與生山谷之續斷判然二物，節節復生，無根著土，故名水舄，與本文得水為𢇍合。天瑞篇上有若鼃為鶉句，未得其解。得水

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列注無土）視不見按（列注作鈔）之可得如張綿（列注誤縣）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成云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衣也案此言水與土相際而生非謂水上之物釋草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呼爲蝦蟆衣則蝦蟆衣非青苔亦非如司馬所云也釋草又云蕍蕮郭注今澤蕮案即澤瀉也本草云一名水瀉（即水舄）陶注葉狹而長叢生淺水中蘇頌圖經葉似牛舌草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采根暴乾案此得水土之交故有根可采也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芣苢澤瀉也陸璣疏云馬舄幽州謂之牛舌草蓋葉既相似而水舄澤舄芣苢之名稱又復互混故蝦蟆衣之名亦遂移於道邊之陵舄而習焉不察也 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溼變也（此語亦名稱互混之證）案列子張湛注陵屯高燥處也蓋總謂無水之處詩芣苢釋文引陸璣云牛舌又名當道韓詩說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苡乃就直道而生及生道兩旁析言之直道即當道皆與此生於陵屯合 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司馬云鬱棲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舄之中則化爲烏足也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舄在糞則化爲烏足也案鬱棲是糞壤非蟲名詳見下 烏足之根爲蠐螬。司馬本作蠐螬云蝎也案蠐螬蝤蠐二物釋蟲蟦蠐螬郭注在糞土中又云蝤蠐蝎郭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詩領如蝤蠐蔡邕青衣賦作領如蠐螬明蝤蠐同字說文蝤蝤齏也蝎蝤齏也又云齏齏螬也蝎齏蠹也據此知司馬本誤混爲一惟說文無蟦字蟦疑糞之音轉字烏足係陵舄在糞壤所化其根在糞土中而出爲蠐螬益明矣本草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反行者良陶注蠐亦作蟦方言蠀螬謂之蟦蠐蠀雙聲 其葉爲蝴蝶。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腳從夏入秋化爲蟬諸衡無形篇蠐螬化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是也 胡蝶胥也化而爲蟲。釋文胡蝶一名胥俞云胥也當連下化而爲蟲讀之與下鴝掇千日爲鳥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天瑞篇釋文胥少也謂少時也得之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脫同蛻 其名爲鴝掇。天瑞篇鴝作鴝同 鴝掇千日。張注千日而死 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天瑞篇爲上有化而二字 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李云沫口中汁 斯彌爲食醯。頤輅。成云酢甕中蠓蠓亦爲醯雞也 生乎食醯。黃軦 天瑞篇生上再有食醯頤輅四字 生乎九猷。天瑞篇生上再有食醯黃軦四字 瞀芮生乎腐蠸。成云腐蠸螢火蟲亦言是粉鼠蟲釋文音權郭音歡爾雅云一名守瓜一云粉鼠也案天瑞篇此上有九猷生乎瞀芮句張注蠸音權謂瓜中黃甲蟲也 羊奚比乎不箰。釋文羊奚比乎不箰句久竹生青寧句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是司馬以久竹屬上讀張湛讀與陸同羊奚句注此異類而相親比久竹生青寧。久竹句注因於林藪而生並無確解未知孰是又天瑞篇此上有羊肝化爲地皋至醯雞生乎酒二十二句莊子刪之 青寧生程。成云赤蟲名 程生馬。馬生人。人

又反入於機。俞云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老也天運篇作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外節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情實也不務生之所无以爲。宣云爲無益之養者生之所無以爲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宣云數之不可強者知之所無奈何也養形必先之以物。成云謂資貨衣食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宣云究竟物不足以養形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宣云究竟形不足以存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成云分外之事不足爲分內之事不可不爲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宣云遊於坦途正平則與彼更生。宣云與彼造化同其循環推移更生則幾矣。宣云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成云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宣云合造化之自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宣云散於此者爲成於彼之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造化之權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宣云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子列子問關尹曰。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云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眞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列子詢之至人潛行不窒。成云潛伏行世不爲物境障礙塞列子黃帝篇作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成云冥於寒暑故火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成云是保守純和之氣非心智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郭云唯無心者獨遠夫奚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郭云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蘇云江南本色上有形字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列子張湛注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　夫得是而窮之者。宣云言究心於此　物焉得而止焉。成云非物所制案黃帝篇無物字而止誤爲正日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郭云止於所受之分案黃帝篇淫誤深　而藏乎无端之紀。郭云冥然與變化日新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郭云終始者物之極　壹其性。郭云飾則二矣　養其氣。郭云不以心使之　合其德。郭云不以物離性案黃帝篇合作含　以通乎物之所造。成云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同隙　物奚自入焉。外患不能入也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釋文音悟爾雅云遻啎也郭注云謂干觸慴懼也盧云今本作遌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引列子畢　復讎者不折鏌干。鏌邪干將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郭云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慮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　開天者德生。郭云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緣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郭云知用者從感而求勧而不已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常守天德不厭天也智能燭物不忽人也　民幾乎以其眞。幾近也成云率土盡眞蒼生無僞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成云痀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拾也郭慶藩云承讀爲拯謂引取之也說文作拼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案黃帝篇僂作瘻借字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司馬云五六月黏蟬時也累丸謂累之於竿頭案黃帝篇累丸作纍垸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蓋所失二三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

若厥株拘。釋文厥本或作橛案斷木為杙也株木根也言身若橛株之拘黃帝篇作橛株駒借字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郭云不動之至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黃帝篇凝作疑是也下文津人操舟若神見者驚猶鬼神及器之所以疑神並與此疑於神同意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成云淵名在宋國 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善游水者數習則能黃帝篇上有能游者可教也句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能沒水者雖向未見舟入舟便能操之黃帝篇便作謖注謖起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黃帝篇善上有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二句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無覆溺之懼 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郭云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黃帝篇萬下有物字是也覆卻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句俞云方並也方之本義為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方陳乎前謂萬物並陳乎前也張注神明之居故謂之舍 惡往而不暇。宣云神定則隨在暇豫 以瓦注者巧。李云注擊也成云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案黃帝篇注作摳張注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 以鉤注者憚。成云以鉤帶賭者其物稍貴恐不中故心怖懼而不著案張注鉤銀銅為之 以黃金注者殙。釋文一作殙說文殙瞀也元嘉本作惛案黃帝篇作惛郭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 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司馬云學養生之道 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成云拔篲掃帚也 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郭嵩燾云鞭其後則前者于于然行矣案意謂謹持其緫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蘇輿云此言不戒畏塗有張毅者。高門懸薄。宣云高門大家縣簾薄以蔽門小家也无不走也。呂覽必己篇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注過之必趨淮南人間訓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抗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俞云走是趣之壞字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此言勞形無益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宣云恐其過靜過動柴立其中央。宣云如槁木之無心而立於動靜之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宣云可稱至人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蘇輿云取即最字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郭云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成云祝祝史元端衣冠筴圖也末祭之閒臨圖說彘其文在下也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釋文豢音患司馬云養也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錯置也又爲彘設想如此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司馬云腞猶篆也楯猶案也王念孫云腞讀爲輇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輲車鄭注輲讀爲輇釋文輇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注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此作腞聲義亦同也楯讀爲輴亦載柩車也輴楯古通雜記注載柩以楯是其證也聚僂之中。釋文一說僂當作蔞力久反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王念孫云聚僂柩車飾也衆飾所聚故曰聚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設蔞翣荀子禮論作縷翣呂覽節喪篇作僂翣柳蔞僂縷並字異而

義同則爲之。不顧後患也爲鼃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鼃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釋文：誒，於代反，郭音熙。詒，士代反，郭音怡，李音臺。云：誒詒，失魂魄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司馬云：皇，姓；告敖，字。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李云：忿，滿也；滀，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陰凝，故怒；陰發陽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主，故病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釋文：司馬本作浣，有漏，云：浣，水汙泥也。漏，神名。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成云：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釋文：蠪音龍。司馬云：倍阿，神名。鮭蠪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司馬云：泆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水有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丘有峷，釋文：本又作莘。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成云：如鼓，一足。野有彷徨，釋文：本亦作方皇。司馬云：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釋文：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郭云：此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釋文：紀渻，人姓名。一本作渻。列子黃帝篇作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已乎？」黃帝篇雞下有可鬭二字，此奪。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張注：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李云：應嚮，嚮聞景行。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張注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張注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宣云精神凝寂 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郭云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況自全乎案黃帝篇矣作耳

孔子觀於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 縣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有憂患而自沈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並傍同黃帝篇作承古通用字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黃帝篇作棠行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 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郭慶藩云齊物之中央漢書郊祀志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王念孫云人臍居腹之中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宣云水旋入處似臍案黃帝篇作齎誤 與汩偕出。司馬云汩湧波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郭云任水而不任己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云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夫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為鐻。李云魯大匠梓官名慶名俞云左襄四年傳匠慶即此人司馬云鐻樂器也似夾鐘釋文音據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李云氣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 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宣云忘利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宣云忘名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釋文輒然不動貌宣云忘我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為公家制之其巧專而外骨消。釋文骨本亦作滑成云滑亂也宣云外面滑心之事盡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宣云察木之生質形軀至矣。木質極合然後成見鐻。見俗作現知全鐻在目然後加手焉。從而施工不然則已。否則舍去則以天合天。以吾之天遇木之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言順其性則工巧若神乖其性則心勞自拙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荀子哀公篇作東野畢莊公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如繩直如規圓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察即詩云執轡如組也使之鉤百而反。成云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顏闔遇之。哀公篇作顏淵則魯定公是也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宣云密默也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過耗則敗無物不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宣云蓋猶過也謂指過之但以手運旋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成云手隨物化因物施巧心不稽留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宣云靈臺神舍也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變志外不從物隨所會而皆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本性適而無往不適者是自適其適不因物而後適乃並其適而亦忘之也有孫休者。成云魯人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李云扁姓慶子字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擯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惡音烏不解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墮身體黜聰明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宣云率性而不恃能長物而不居功案語出老子）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已以表異於人三語又見山木篇）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而爾同）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釋文委蛇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俞云養鳥者未聞必食以蛇泥鰌亦隱說至樂篇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鰍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亦當云食之以鰌鰍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文則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李云款空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奚能无驚乎哉。（郭云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第二十（外篇）

（蘇輿云此亦莊徒所記旨同於人間世處濁世避患害之術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釋文夫子謂莊子）舍於故

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釋文烹普彭反羹也王念孫云呂覽必己篇作令豎子爲殺雁饗之據此烹當作亨卽饗也古書亨作饗烹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爲烹今本遂改亨爲烹因元文作亨故陸音普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卽鵝說文鵝雁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宣云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心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 无譽无訾。成云訾毀 一龍一蛇。或龍見或蛇蟄 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成云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俞云此本作一下一上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此與秋水篇无東无西同 浮游乎萬物之祖。宣云未始有物之先 物物而不物於物。視外物爲世之一物而我不爲外物之所物 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神。人倫之傳。人類之相傳 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合成卽有離毀 廉則挫。有廉隅則被挫傷釋文亦作剉卽嶢嶢易缺之義 尊則議。俞云議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俄傾貌謂崇高必傾側古書俄字或以議爲之或以儀爲之或以義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傾衺也 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成云賢以志高爲人所謀以上言世事如此 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免累 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釋文鄉如字亦音許亮反

市南宜僚見魯侯。釋文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俞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遼姓也名熊疑名姓字互誤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无須臾離居。釋文崔本無離字俞云崔本是也呂覽愼人篇胼胝不居高注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隱約猶蹙也 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司馬云胥須也蘇輿云旦當作且案狐豹求食何必待旦蘇說是也成云旦明也則字訛已久宣云疏遠也言雖飢渴隱約猶且須遠於江湖無人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 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成云猖狂無心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云言可終始處之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司馬云無倨傲其形 无留居。司馬云無留安其居 以爲舟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无糧。我无食。釋文我一本作餘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郭云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宣云獨往傑造如此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宣云人不相及 君自此遠矣。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故有人者累。郭云有之以爲己私也 見有於人者憂。郭云爲人所役用也 故堯非有人。宣云有天下而不與 非見有於人也。宣云忘帝力於何有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廣莫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釋文惼爾雅云急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其口開翕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以此故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奢衛大夫賦斂蓋謂募施為壇乎國門之外。宣云為壇而登因籌於其所三月而成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為縣而聲高下宣云時不久而斂之多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俞云慶忌疑周之王子而仕衛者與王孫賈同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心在一鐘之間非敢更設術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末俗彫琢之後宜反於朴惟誠可以動之侗乎其无識。釋文侗無知貌案言它無所識唯冀其成儻乎其怠疑。儻乎無所向如怠如疑又懼其不誠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聚也芒不辨也送往迎來言其多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聽人自願從其彊梁。從讀曰縱不願者聽之隨其曲傅。釋文傅音附司馬云曲附己者隨之本或作傳張戀反因其自窮。雖勉自盡者因之郭嵩燾云如左昭傳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如未挫人毫毛者而況有大塗者乎。況處天下大通之塗者乎謂道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云廣韻一東公字注世本有太公顗叔然則大公乃複姓非大夫稱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宣云嘗試也言不至泥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釋文翂音紛翐音秩司馬云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處鳥中纔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云緒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注緒殘也謂殘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蘇輿云言為衆鳥所容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郭云才之患也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三語已見達生篇）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成云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自伐者无功。（伐，夸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郭云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宣云反同於衆）道流而不明居。（道流衍於天下而不顯然居之）得行而不名處。（得猶德也德行而不以自名自處）純純常常。（宣云純一其心平常其行）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語見秋水篇至作道）子何喜哉。（何太自喜）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不取美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釋文雽音戶又作雩音于俞云疑即大宗師之子桑戶）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云假國名亡民散負子而逃）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即假人之亡者國）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貨）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彼謂璧）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宣云言非天屬）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宣云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眞意相感）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

禹曰。釋文眞司馬本作直云泠曉也泠或爲命王引之云直當爲卣卣籀文乃字形似直故訛作直又訛作眞眞泠禹當爲乃命禹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云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宣云不離於物則不勞於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宣云天然眞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宣云又何求於外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司馬云緳帶也郭嵩燾云帶之名緳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不得爲憊說文絜麻一耑也與緳通言整齊麻之一耑以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絇係之以麻故曰憊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宣云非猶不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成云攬蔓猶把捉而王長其閒。王長猶言自大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李云眄或作睥察言不能害之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成云並有刺之惡木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處亂世不安於憊必遭戮辱比干之見剖心其明徵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猋氏卽炎氏已見天運篇有其具而无其數。宣云有枝擊木而無節奏有其聲而无宮角。宣云有歌聲而無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宣云犁然猶釋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還目回目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而至於自傷皆非所以處窮曰。回。无受天損易。郭云唯安之故易无受人益難。成云儻來而寄推之卽難无始而非卒也。郭云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

也。郭云皆自然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云任其自爾歌者非我也 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飢渴也寒暑也窮困桎梏而不行也皆天地之行而運動萬物之所發見也司馬云泄發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宣云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矣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宣云臣受君命理不敢逃 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順受以待天則損不能損矣故曰易 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宣云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 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人益如此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宣云此物之利於己雖分無與 吾命有在外者也。宣云此吾氣數之命偶有通於外者也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宣云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不爲吾獨取之何哉 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釋文知音智或曰鷾鴯燕也 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見不宜處者不給於視即已棄去不待回翔也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銜實落地亦不收取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也知此而入居於人室 社稷存焉爾。徒以所託在此無異國之有社稷人不能離爾君子居人國亦當知社稷存焉盡心所事至爵祿之益我豈不加嘗思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知之者辭故曰難 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天化生萬物日新不窮而不知誰爲禪代之者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故無始非卒 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俟之而已 何謂天與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爲之天即理也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宣云人或不能全有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其身又惡有以己與天抗者邪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 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爲橫則運爲從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 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成云顙額也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翼大而不飛去目大不覩。感人顙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司馬云蹷疾行留何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據葉自翳若執之然見得而忘其形。忘形之爲鵲所見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宣云失其眞性故不逝不覩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郭云相爲利者恆相爲累二類相召也。宣云蟬召螳蜋螳蜋召鵲皆自招害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成云虞人掌栗園者疑其盜栗故逐而誶問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王念孫云下文言頃間則三日是也如司馬說庭上須加出字而義始明下文甚不庭若解爲甚不出庭尤不成語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藺且從而問之。司馬云莊子弟子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守物形而忘己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知物類之逐利而不悟己之當避嫌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成云夫子謂老聃言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與蟬類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與鵲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司馬云陽子楊朱案據寓言篇引列子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而驕亢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而卑下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二行去聲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雞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成云：稱說言道，頻當於理。）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俞云：淮南叔眞訓「虛室生白」，注「虛心也」。此謂人貌而天心。古以虛屬下讀，非。）緣而葆眞。（俞云：緣，順也。順而葆眞，淸而容物，對文。）淸而容物。（淸而不刻。）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郭云：曠然淸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成云：儻然，自失貌。）召前立臣。（前侍立共聞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謂順子也。）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直，特也。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宣云：喻其至粗。天眞之外，皆土梗也。）夫魏眞爲我累耳。（郭云：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

溫伯雪子適齊。（成云：姓溫，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成云：陋，拙也。宣云：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蘄，求也。振我，猶言起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蘇輿云：之客，猶是客。）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成云：擧蹌揖讓，前卻方圓，逶迤若龍，槃辟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成云：匡諫我，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似父之教子。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旣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宣云：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釋文：瞠，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成云：不言而為衆所信。不比而周，不與人親比而情意自然周徧。无器而民滔乎前，釋文：謂無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歎詞。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宣云：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宣云：以日喻化宰。萬物莫不比方，宣云：從日為方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待晝而作。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宣云：待造化之往來為生死，知依日之出入為存亡。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語又見齊物論。彼化作亡。效物而動，物動而我亦動，似效之也。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日夜代續，初無間隙，而不知其所終極。薰然其成形，成云：薰然，自動貌。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宣云：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催覺日之云逝。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雖吾汝終身相與，不啻把一臂而失之，言其暫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言汝殆止見乎吾所以見也，知言辯之迹。彼已盡矣，彼所著者已盡為陳迹矣。而女求之以為有，而汝執之以為有，尚切切求之。是求馬於唐肆也。李云：唐，亭也。宣云：唐中路，肆市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是哉，因同以馬喻，亦即馬言。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郭云：服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宣云：吾與汝皆無可執，過去都即成忘。雖然，

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宣云：故吾去而新吾又來，無頃刻留，亦無頃刻息，則時時有不忘者存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瞠若乎後之慮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釋文：慹，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郭云：寂泊之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掘同倔。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宣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遇道之真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云：辟，卷不開也。嘗爲女議乎其將。嘗，試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詞。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宣云：陰陽互爲其根。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孰綱維是。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成云：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變，新新不已，故日有所爲。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郭云：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蘇輿云：終始二句，即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成云：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本乎。孔子曰。請問遊是。成云：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有何功也。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成云：疾，患；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移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特小變耳。亦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李云：次，中也。郭云：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宣云：萬化不離真宰。得其所一而同焉。宣云：與真一合德。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

而莫之能滑。滑亂也 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宣云介際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隸屬也謂官屬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變而失我之貴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無極我亦與之為無極 夫孰足以患心。宣云則逍遙遊之矣 已為道者解乎此。宣云惟既履道者知之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成云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遣於言說而免於修為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為而才自然矣。說文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瀱汋引釋水文郭注云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蓋汋乃水之自然湧出無所作為唯其才之自然也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不言修而物不遺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云醯雞甕中之蠛蠓也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有所蔽而不見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宣云天地之大全即萬物之所一也

莊子見魯哀公。成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云見魯哀公蓋寓言耳 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成云方術也言魯地辭莊子無為之學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李云句方也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成云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

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浚井是也故足以動人。宣云成邑成都師錫帝禪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司馬云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宣云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徐音但李云儃儃舒閒之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臝。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見形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郭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近渭水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無心施餌意不在魚非持其釣。非執釣爲事有釣者也。別有所釣常釣也。非偶如此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父兄親族欲終而釋之。釋弗舉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司馬云夫夫大夫也曰。昔者寡人夢。郭慶藩云昔夕古通昔者即夕者也或竟作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者曾與二日鬬是也或作昔者雜下篇有梟昔者鳴是也（說苑辨物篇同）或爲夜者外篇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是也（晝亦作晝者雜上篇晝者進膳）見良人黑色而頿。良人猶言善人頿髯同乘駁馬而偏朱蹄。駁雜色一蹄赤號曰。號謂命令寓而政於臧丈人。寓寄而政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謂季歷俞云先君下奪命字下文先君之命王可證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可無它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典常也偏令无出。無偏私之政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復植黨俞云左宣二年傳華元爲植杜注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長官者不成德。同歸於善不得成其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斔音庾李云六斛四斗曰斔案言他處之斔斛恐大小異式不入於竟列士壞植散羣。則

侗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
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
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宣云德未足以信人邪　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郭云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
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成云循順也斯須猶須臾郭云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衆情也
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列子黃帝篇无作督　引之盈貫。司馬云貫鏑也案張湛注盡弦窮鏑　措杯水其肘上。郭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發之。適矢復沓。成云沓重也案適黃帝篇作鏑字同言矢已發而其次鏑矢復重入扣也　方矢復寓。方沓矢復寄杯於肘矣　當是時。猶象人也。宣云凝然不動猶木土偶人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張注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不射之射者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嘗試也黃帝篇誤當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若能射乎。宣云汝能以不射射乎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
分垂在外。成云仍背淵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
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郭慶藩云潛與闚對文當訓爲測爾雅潛測也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云揮斥猶縱放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釋文爾雅恂慄也李又作眴音荀案張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爲恂（字疑作眴）目謂心懼而目眩也　爾於中也
殆矣夫。郭云有懼則所喪多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
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成云栩栩歡暢貌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宣云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 其在彼也亡乎我。宣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 在我也亡乎彼。宣云若在我與令尹無與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養生主篇亦云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成云智人不得辯說美色不得淫濫盜賊不能劫剝三皇五帝何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成云介礙也 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宣云貧賤不得而病 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神明充滿天地盡以備人而己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有凡伯成云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未知所出郭云言有三亡徵也俞云楚子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非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莊子集解卷六

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弅之丘。釋文弅音紛李云隱出弅起丘貌 而適遭无爲謂焉。成云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 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也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居處服習 何從何道則得道。從隨從道由也 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宣云本無名言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丘。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之此也 狂屈曰。唉。釋文李音熙云應聲 予知之。將語若。汝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宣云皆言自然乃合道也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爲謂與狂屈 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成云引老子經爲證 道不可致。郭云道在自然非可言致 德不可至。郭云不失德故稱德稱德則不至也 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爲仁可也虧仁以爲義亦可也 禮相僞也。禮文而僞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郭云損華僞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郭云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成云引老經重明其旨 今已爲物也。宣云朴散爲器 欲復歸根。宣云欲反於道 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宣云死生循環無窮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宣云死生為一氣 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宣云萬物之生死總一氣也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宣云以生為神奇而美之以死為臭腐而惡之 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郭云死生彼我豈殊哉 聖人故貴一。宣云以上皆言道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宣云近於無知 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宣云道本不容言 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宣云無為謂終於無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宣云利及萬物不言所利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宣云氣候明分不須擬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宣云各有成理不須詞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原本也以覆載為心其本原與天地同又萬物各有生成之理因而達之 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以天地為法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上彼彼天地下彼彼物姚本今作舍云從劉得一本改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自變異莫知根原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扁然猶翩然自古以來永永固存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宣云大無外小無間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成云浮沈升降新新相續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郭云不待為之 惛然若亡而存。成云惛然知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油然而興不見形迹化馳若神 萬物畜而不知。萬物被畜養而不自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達其本根可與觀自然之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釋文被音披本亦作披 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宣云體端神凝則和氣自復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俞云淮南道德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此文一當作正度猶形也案言心斂形正神明自歸 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自然道德在身 汝瞳焉如新出之犢。而无求其故。成云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案初生之犢天性純一故以爲況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說音悅向所說謂其視聽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成云形同槁木之骸案徐無鬼篇亦作槁骸齊物論作槁木庚桑楚作槁木之枝人百骸猶木衆枝是槁骸即槁枝矣 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郭云與變俱也 媒媒晦晦。釋文媒音妹案陸讀爲昧也 无心而不可與謀。宣云彼既無心我不容有言 彼何人哉。郭云獨化者也

舜問乎丞曰。李云丞舜師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 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俞云齊策高注委付也左成二年傳杜注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並同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宣云形形相禪故曰蛻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一生之中行則有往而究不知所往處則有持而究不知所持食則有味而究不知所味 天地之強陽氣也。宣云彊氣之健動言之 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釋文瀹音藥成云疏瀹猶灑濯 澡雪而精神。成云澡雪猶精潔 掊擊而知。釋文知音智成云打破聖智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崖猶邊際也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有倫序之事皆自無形生之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宣云本質氣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人獸 八竅者卵生。禽魚 其來

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宣云無門不知所出無房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宣云大通煒煒邀於此者。成云此謂道俞云說文無邀字彳部徼循也即今邀字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猶言順於此郭訓邀爲遇非四肢彊。思慮恂達。成云恂通也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郭云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以已同成云博讀經典不必知眞宏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保其分定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釋文魏魏魚威反讀作巍巍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蘇輿云運量萬物猶有治化之迹故曰外萬物往資猶易資生資始之資此天地自然之功用也故曰道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宣云渾乎陰陽之際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稟兩間之氣特姑且爲人耳將反於宗。終將反其本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李云喑音飲醷音意喑醷聚氣貌案言自其本宗觀之生者特一聚氣之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在百年之中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共此須臾何分堯桀

果蓏有理。釋文蓏徐力果反宣云木實草實種類不亂各有倫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之倫雖難齊其所以生者自相齒次聖人遭之而不違。宣云順應過之而不守。與爲推移調而應之。德也。調和而應之即是上德偶而應之。道也。偶然無心而應之即契聖道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郭云如斯而已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釋文本亦作隙隙孔也忽然而已。爲時甚暫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宣云與起而生油然漻然。莫不入焉。釋文漻音流宣云歸虛而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宣云對死者曰生物則於物曰人類 解其天弢。墮其天袠。釋文弢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規反成云袠束囊也案喻形骸束縛死則解墮 紛乎宛乎。成云紛綸宛轉並釋散之貌 魂魄將往。逝也 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宣云不形者形所自出 形之不形。宣云形者不形所爲 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宣云非將至於道者之所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成云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无值。雖明見之而無所值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如塞耳 此之謂大得。成云能知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足質。成云質實也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眞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履踐也市魁履豕履其股脚狶難肥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成云正官號今之市令也宣云況顯譬也 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言汝莫期必道在何處無乎逃於物之外也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成云至道理也大言教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一指 嘗相與游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宣云遊心於虛際則見道之同合而無窮極也 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郭慶藩云漠亦清也釋詁漠察清也燕注漠然清貌 調而閒乎。和調而閒逸也 寥已吾志。寥然虛寂者吾之志 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本無所往而已不知其所至極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去而復來而又不知其所往止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倏往倏來初無終極 彷徨乎馮閎。郭云馮閎者虛廓之謂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

所窮。大聖智者入焉惑變化之所知物物者與物无際。物物者道也物在即道在故與物無涯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成云一物則各有涯際特謂之物際耳烏可言道不際之際，道本不際而見於物際際之不際者也。見於物際而仍是不際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彼道也成云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成云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釋文奓音奢司馬云開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上言隱几此隱几二字衍釋文嚗音剝李云放杖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成云老龍有自然之德故呼曰天釋文訑郭音但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成云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弇堈弔聞之，李云弇堈體道人弔其名宣云弇堈來弔也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云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宣云今謂神農析秋豪之端為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宣云知老龍也又況夫體道者乎！宣云道本不在言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宣云論者終不能明道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郭云冥冥而猶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成云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為聚為生分散為死數乃無極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之猶是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

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釋文闕本中作卬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上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知形形之不形則知道不當指名也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應者固非問者亦未是道无問。問无應。郭云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本無可問而強問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無可應而強應是徇外也故曰無內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不知事理在六合不知道本在己身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何以超崑崙而遊太虛乎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俞云淮南道應訓此句上有无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此說則義不備而孰視其狀貌。孰同熟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宣云有曜無質是能有無矣未能若竟無之爲愈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宣云及爲無而猶未免於有矣何從至乎無無之境哉

大馬之捶鉤者。成云大馬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司馬郭云玷捶鉤之輕重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云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九經楚詞老莊諸子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守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蘇輿云此卽不以萬物易蜩翼之旨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成云所以至老長得捶鉤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而況乎无不用者乎。不用舍矣乃並此不用而亦無之所謂無無也物孰不資焉。故萬物皆資其用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郭云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冉求失問而退。成云失其問意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郭云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不神者迹象也歸於迹象故復求解悟无古无今。无始无終。皆一氣之化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宣云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不可自無而有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成云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者自死其生也非以生此死者也生者自生其死也非以死此生者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死生不相待各有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之者猶物物者非物。物物者道也不得謂之物物出不得先物也。萬物並出物不得先物猶其有物也。猶然萬物皆有也猶其有物也无已。猶然萬物皆有而且至於無已以有物物者在也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以愛人為心終無窮已者亦取法天地之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成云將送也聖人如鏡不送不迎回敢問其遊。宣云遊心何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宣云與物偕逝天君不動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神搖徙凝滯於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常無心故一不化唯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成云安任也聖人無心隨物流轉化與不化皆安任之安與之相靡。成云靡順也案任與之相靡順必與之莫多。成云雖與物相順而亦各止其分彼我無損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世愈降則所處愈隘聖人順時而安之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䪥也。而況今之人乎。釋文䪥子兮反和也郭云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案言君子於今世之人

皆能隨而化之聖人處物。不傷物。宣云無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將迎可將迎亦可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皋壤平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成云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郭云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耳案爲外物客舍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有窮知亦有窮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知以能爲能而不知以不能爲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宣云知能無涯則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此人之常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宣云乃欲勞心推測以冀盡知盡能豈不亦悲哉。成云愚哀之甚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成云至理之言無言可言至理之爲無爲可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宣云必欲以知之所知齊之使皆無不知豈見道者之爲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有庚桑楚者。俞云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張湛注音庚桑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然則庚桑子吳人與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李云畏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其地之人敬愛庚桑顧爲臣妾然其中有畫然好明察爲知者有挈然自標舉爲仁者庚桑皆遠去之擁腫之與居。司馬云擁腫醜貌鞅掌之爲使。鞅掌勞苦奔走之人居三年。畏壘大壤。釋文壤本亦作穰廣雅豐也盧云列子天瑞篇亦以壤爲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崔李云洒然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日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主也言欲奉以爲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語又見齊物論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俞云得字疑涉下文而衍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疏正秋而萬

物皆說成也郭本此文正致而實成文義已足不必加得字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釋文天作大案時與道爲運行有得而不覺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宣云隱居不耀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宣云如相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郭云不欲爲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成云老子云功成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虔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成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鯢小魚釋文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案制折古通用字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釋文六尺爲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仞也翟云祥善也孽狐以小丘爲善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利祿先與善人自古堯舜以然。以已同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李云函獸大容車介而離山。俞云方言獸無偶曰介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釋文碭徒浪反謂碭溢而失水也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郭云去利遠害乃全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與眇同且夫二子者。謂上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宣云凡事分辯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爲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郭云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櫛。成云簡擇數米而炊。言其瑣屑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軋相傾也任知則民相盜。宣云盜詐也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弒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釋文向音裴云阫牆也言無所畏忌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語又見徐无鬼篇南榮趎蹵然正坐曰。釋文趎昌于反向音疇李云庚桑弟子人表作疇淮南作幬盧云今淮南作疇若趎之

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惡音烏成云惡託何學方達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俞云釋名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同用異
形之與形亦辟矣。郭嵩燾云禮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言形之與形易喻也案言我形之與人形亦易喻矣 而物或閒之邪。宣云物欲 欲相
求而不能相得。常有不能相喻者故疑或閒隔之 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趎勉聞道達耳矣。釋文崔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引古語 奔蜂不能化藿
蠋。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成云細腰土蜂能化桑蟲爲己子而藿蠋不能化也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釋文向云
越雞小雞或云荊雞魯雞大雞也今蜀雞鵠本亦作鶴同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
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
老子之所。釋文方言贏儋也齊楚陳宋之閒謂之贏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懼然猶瞿然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
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郭嵩燾云左襄四年傳杜注短小曰朱儒朱愚蓋智術短小之謂蘇輿云案朱愚猶顓愚朱顓雙聲字 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
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

因以得汝矣。已得汝心今汝又言而信之。知我言驗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李云規規細小貌揭竿而求諸海也。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女亡人哉。宣云如流亡之人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宣云失其所歸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宣云召清虛去物欲十日自愁。宣云未能之故復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盥滌熟哉鬱鬱乎。宣云知熟物之氣蒸鬱於中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宣云所惡猶未盡去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釋文韄音獲李云韄縛也向云揵閉也案此言外韄者耳目為物所縛不可以其繁擾而捉搤之將必內閉其心以息耳目之紛內韄者心思為欲所縛不可以其繆亂而捉搤之將必外閉其耳目以絕心思之緣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若外內物欲膠縛者雖有道德不能扶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向云放依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問病者即病病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經常也宣云且求全生自養而已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成云守真不二也能勿失乎？成云還自得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王念孫云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誤為吉凶惟心術篇不誤）能止乎？成云不逐分外能已乎？成云已過不追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成云舍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能翛然乎？成云往來無係止能侗然乎？宣云無知能兒子乎？宣云元氣自然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釋文嗥本又作號司馬云嗌咽也嗄於邁反本又作嗄徐音憂司馬云楚人謂嗁極無聲曰嗄俞云作嗄是也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𠹌即嚘之異文揚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嗄二宋陸王本同蓋以嗄與柔為韻可知揚所見老莊皆作嚘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釋文廣雅云掜捉也宣云共同拱案赤子終日握握而不必捉物以拱握其手乃德性固然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釋文瞚字又作瞬同音舜動也偏不在外也。宣云無所偏向於外視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與物順行而同其波蕩以上皆就赤子言是衞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此問即至人之德否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者猶之言是特所謂解釋胸中凝滯之能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俞云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邀也古字止作徼左文二年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與此邀食邀樂語意相似作邀者後起字作交者叚借字詩桑扈匪交匪敖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即其例矣不以人物利害相攖。釋文廣雅云攖亂也不相與爲怪。不立異不相與爲謀。不茍同不相與爲事。不輕交接翛然而往。侗然而來。解具上是謂衞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已造極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二語見齊物論又見徐无鬼知北遊二篇本作骸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釋文惡音烏郭云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宣云答以未也而告之無進詞蓋至道不外上所云但有心以此爲至即非道矣老子所以奪之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郭云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宣云自人視之亦人耳人有修者。乃今有恆。宣云修即泰定恆純常也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來依止天亦佐助人之所舍。謂之天民。無位而尊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宣云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成云所不能知者不强知之此學之至妙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成云若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

備物以將形。具衆理以順形藏不虞以生心。宣云退藏於不思慮之地以活其心敬中以達彼。敬愼其內智以達於外若

是而萬惡至者。宣云謂災患。成云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厄匡人 皆天也而非人也。宣云非我致之 不足以滑成。不足以亂我之大成 不可內於靈臺。不可令人而擾吾之心。郭云靈臺心也 靈臺者有持而不可持者也。心不可動於物貴能持之但當自然而持而不可有意執持之也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未見其誠身而妄發雖發必不當 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成云業事也案外事入擾於心而不舍去雖更變而亦失姚云上已此也不見其誠則皆妄心耳如此而發固無當處若能入矣而不能久居反更易爲失是知及而仁不能守者也於義亦通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郭云幽顯無愧於心故獨行而不懼

券內者行乎无名。宣云券契也得契合乎內成云無名道也履道者雖行而無名迹 券外者志乎期費。俞云荀子書每用綦字王霸篇楊注綦極也亦或作期期費猶言極費費謂財用案券外者志欲窮極其財用也 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平常而有光輝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與賈人何異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人見其跂想分外比之於市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郭注窮謂終始宣云我與物相終始則物亦來歸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俞云且苟且也詩東門之枌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上文終始是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 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郭云盡是他人 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說文憯毒也字或作憯憯毒莫甚於心而兵次之 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閒。成云寇敵也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郭云心使氣則陰陽徵（俗作癥）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宣云凡分必有畛域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 其成也毀也。此有所成則彼有所毀故道無成毀之分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分皆求備故惡分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其備有者仍求備不已故惡備 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言識外飾而不知反止見其爲鬼耳 出而得是謂得死。外飾而逐有得彼自以爲得也不知是得死耳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其生既滅雖有形骸之實自謂生存吾以爲鬼之一也 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人有形實當作無形實觀則天君泰定矣

出无本。道之流行無本根 入无竅。道之斂藏無竅隙 有實而无乎處。道有實在而不見其處所 有長而无乎本剽。釋文剽本亦作摽崔云末也案木枝之遠揚者謂之標故以訓末言道之源流甚長而不見其本末 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所出而無竅隙者自非無實雖有實而終無處所者處乎四方上下之宇也 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雖有長而不見本末者以古往今來之宙爲之本末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人物有生死陰陽有出入 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郭云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言衆妙之門 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郭云以無爲門 有不能以有爲有。有之未生非有之所能有 必出乎无有。無能生有 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宣云並無有二字亦無之乃衆妙所在也故聖人藏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以上又見齊物論篇 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成云俗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今欲反於迷精故以生爲喪以其無也以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衆妙猶可齊於死生 是以分已。以同已郭云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成云猶見生死之異 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言又次一等人亦知有無生死之爲一而守之不變孰能知此理者吾亦與爲友 是三者雖異。郭云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盡與不盡俱能無是非於胸中 公族也。楚公族未受姓如王子王孫 昭景也。著戴也。宣云此二族著其所戴之先人爲氏 甲氏也。著封也。甲中之誤宣改今從之云此一族是著其所封之邑爲氏 非一也。亦如上三者同一原也

有生。䵝也。釋文徐於減反字林云釜底黑也宣云有生皆出於闇穆如釜底一抹皆黑無彼此分別也 披然曰移是。今忽然披曉於人曰彼當移而從是此由我而

生是非也。嘗言移是。試言之非所言也。宣云本不足言雖然不可知者也。然世人亦不知此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成云臘大祭膍牛百葉胲備也亦言是牛蹄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肢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爲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又以散爲不可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釋文司馬郭云偃屏側也桂馥云屏當爲屛急就篇屏廁清圂糞土壞顏注屏僻偃之名也郭慶藩云偃當作匽周禮宮人爲其井匽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即屏廁也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徵物之散否有時一室之觀覽必悉爲此而舉及移是則請試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此以我之生爲根本以我之心知爲師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起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己爲節。因以死償節。郭云質主也案果有名實可爭因以己身爲主使人皆從己以爲節義因共以死守之所謂殺身以成名也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若然者非特死生我不自主即知愚榮辱亦皆不自主其舉而用則我是賢知也棄而不用則我是庸愚也徹而上達則我爲榮名也窮而在下則我爲恥辱也移是今之人也。推以權力移此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逍遙遊篇言蜩與鷽鳩笑大鵬是二蟲同一無知也今人如此不與二蟲等詣乎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釋文蹍女展反廣雅云履也宣云辭謝以放肆自引罪兄則以嫗。宣云蹍兄足則不必辭謝引罪但煦嫗憐之而已大親則已矣。成云若父蹍子足則閔然而已不復詞費宣云可知道以相忘爲至也故曰。至禮有不人。郭云視人若己至義不物。郭云若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至知不謀。成云率性而照至仁无親。郭云辟之五藏未會相親而仁已至矣至信辟金。宣云不須以金爲質

徹志之勃。宣云徹毀勃亂也解心之謬。成云謬繫縛也去德之累。達道之塞。達逼也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嚴威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容貌動作顏色詞理氣息情意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知音智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郭云盪動也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道無可見見其德之流行則共仰爲有道之人故曰道者德之欽也 生者。德之光也。成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 性者。生之質也。成云質本也自然之性是稟生之本 性之動。謂之爲。郭云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眞爲非有爲也 爲之僞。謂之失。成云感物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喪道

知者。接也。接物而知之謂之知 知者。謨也。知音智謨謀也見事而慮之故因謨見智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雖智者有所不知如目斜視一方故不能徧是以用智而偏不如寂照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道而後動乃見盛德 動无非我之謂治。舍我逐物則亂反是則治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驚名則僞而亂終至相反求實則眞而治終無不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於使人无已譽。中微則人譽已是工拙當相因也惟大道能無名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郭云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 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釋文俍音良成云俍善也全人神人也案聖人謂堯舜以下全人謂伏羲以上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成云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仿效之所能致案言蟲之能亦不齊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言全人惡天非惡天也特惡人之天耳謂已不順性而僞爲也若直以人爲天而使天下皆從已則更非矣

一雀適羿。適遇也 羿必得之。威也。成云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成云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胞同庖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二事皆孟子所斥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郭云介刖也崔云拸畫不拘法度也俞云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拸自放縱也與此拸字義同穀梁桓六年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注行過無禮謂

之化盡矣蓋同人既刖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役作之人傳說胥靡是也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釋文餽元嘉本作䰟郭嵩燾云說文讋失氣言也讋言讋語也復讋謂人語言讋伏以下我以物與人曰餽以言語餉人亦曰餽不餽謂不報謝外非譽遺死生忘己者也復謵不餽忘人者也案復謵不餽諸解皆非郭說爲近下文所謂敬之而不喜也此處疑有奪文不敢强說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能忘人即可以爲天人以其近自然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成云忘其逆順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於人所怒之事而我不怒則有時而怒仍自不怒出此孟子所謂文王一怒武王一怒也 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出於人所爲之地而我不爲則有時而爲仍自無爲出中庸所謂無爲而成孔子所謂無爲而治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郭云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 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郭云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成云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郭云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雜篇 徐无鬼第二十四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徐无鬼魏隱士司馬本作緡山人徐无鬼成云女姓商名魏宰臣武侯名擊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釋文長丁丈反 則性命之情病矣。情實 君將黜耆欲，掔好惡，釋文掔苦田反又口閑反崔云引去也 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馬云超然猶悵然 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嘗試 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甚飽而止 是貍德也。俞云廣雅釋獸貍貓也秋水篇曰騏驥驊騮捕鼠不如貍狌此本書以貍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貍狌尸子言貓狌其義一也狗取飽而止與貓同故云是貍德 中之質若視日，宣云遠然上視 上之質若亡其一。釋文一身也精神不動若無其身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成云謂馬前齒）曲者中鉤。（成云謂馬項）方者中矩。（成云謂馬頭）圓者中規。（成云謂馬眼）是國馬也。（國君得之為上品）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釋文自然已足不須教習）若卹若失。（釋文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卹失皆驚悚若飛也成云眼自顧視既似憂慮蹄足緩疏又如奔佚）若喪其一。（成云謂其神彩若忘己身）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所謂所止）武侯大悅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說同悅下同）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釋文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版本又作板成云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從六經為橫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笑也）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直特也）女商曰。若是乎。（成云怪其術淺）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蓋嘗日相傳越之流人有是言也）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或旬或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鄉里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滋愈）夫逃虛空者。（司馬云故壞冢處為空虛也崔云謂墟旁有空處也故下云位其空）藜藋柱乎鼪鼬之逕。（其地但有鼪鼬往來逕路藜藋森立如柱極言其荒穢也藜藋也爾雅拜商藋郭注商藋似藜）踉位其空。（踉蹌而處其空地）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成云跫行聲）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李云謦欬喻言笑也案喻武侯有狗馬之好驟聞而喜不異流人之見鄉人逃者之聞骨肉言笑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正人之言則莫以進君側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郭慶藩云芧即橡也一名栩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皁亦謂之橡今書傳橡皆作橡芧柔杼三字通此篇芧栗山木篇作杼栗）厭蔥韭。（厭足）以賓寡人。（賓同擯）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李云干求也）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

君撰也 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成云形勞神倦故慰之 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宣云天地之生人皆同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高下貴賤也 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宣云心神嘗有不自得處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宣云和同物姦自私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宣云何故自蹈此病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可乎。偃息兵戈是爲裁制之義 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名爲愛民而實役之是愛卽害之始也 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號稱偃兵敵國譖伺是偃卽造之本也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自名入實近於不成 凡成美。惡器也。凡欲成美名者惡其歸於器也 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雖欲成仁成義不且歸於名器而爲僞哉 形固造形。無形之形可以造衆形 成固有伐。其名之成則有功自夸 變固外戰。其事之變則日與外戰 君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閒。李云鶴列謂兵如鶴之列麗譙樓觀名案徒驥猶言步騎錙壇宮名蓋魏有此宮麗譙之間錙壇之宮非可列兵走馬之地喻令毋勝心兵也 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无藏逆於得。順得可也毋非理妄取而藏逆於得 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三者皆藏逆於得之事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養吾私謂與吾心神 其戰不知孰善。無所謂善 勝之惡乎在。無所謂勝 君若勿已矣。君有不已於斯民之故 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在吾修己之誠以順應天地而勿有所攖擾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如是則民已脫於死亡矣何用偃兵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釋文大隗神名司馬云具茨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 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

若謵朋前馬。司馬云先馬導 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成云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南 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亦若此遊於襄城之野而已 又奚事焉。不必更欲多事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釋文瞀莫豆反李云風眩貌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爲車也郭云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言非我所事也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見害於馬者去之使馬得全其天也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已見大隗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淩誶之事。則不樂。俞云禮鄉飲酒鄭注察猶察察嚴殺之貌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察察急且疾也察有嚴急之意故以淩誶爲樂李云淩謂相淩轢廣雅誶問也 皆囿於物者也。自務見其能此爲物事所囿也 招世之士興朝。招致世人相與共濟此務與其朝者也 中民之士榮官。士僅中庸持祿保位此但榮其官者也 筋力之士矜難。筋力強壯遇難則矜 勇敢之士奮患。性情勇敢見患則奮 兵革之士樂戰。久於兵革以戰爲樂 枯槁之士宿名。山林枯槁晉戀名高 法律之士廣治。講求法律思廣治術 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敬飾容儀 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貴在交際 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成云比和樂古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庶人偶有旦暮與共之事相聚爲業則競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器械巧便工良費少其氣自壯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尤異於衆夸矜驕也 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爲也。物事也是勢生事之徒喜樂禍變遭時而後有所用其人不能安靜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順歲時相追逐無一息之停各自囿於一物不能相易 馳其形性。二者並亂 潛之萬物。宣云潛猶沒也 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成云期準的也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即以爲善射 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成云各私其是故無公是郭云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 惠子曰。可。宣云惠子亦自是者故以爲可 莊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成云儒姓鄭名緩墨名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惠施爲五各相是非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李云姓魯名遽周初人案下引魯事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成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成云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以陰召陰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宣云舉宮角以該五音弟子言氣之相召者遽示以音之相動者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異地鼓之而宮角相應律無不同此遽自謂是道者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宣云莊子設魯遽之道未足爲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雖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爲宮今所改一弦便是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間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上其相應亢理之當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詫其弟子自謂積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見在人則見以爲非在己則見以

爲是究之相等耳。且若是者邪。宣云惠與四人各是所是究無公是毋乃如魯遽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五家相與辯論相拂以辭。相鎮以聲。以言辭相拂拭以聲譽相鎮定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宣云言四家皆不以我爲非則何如矣郭云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宣云蹢與擲同齊人棄其子是使蹢躅於宋命爲彼閽人蓋爲閽不以完人也郭云此齊人之不慈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其求鈃鍾也以束縛。釋文字林云鈃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郭云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姚云鈃上求字衍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郭云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俞云夫字上屬與左襄二十四年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今從之楚人寄而蹢閽者。俞云蹢當讀爲讁方言讁怒也廣雅讁責也楚人寄而讁閽者謂居寄人家而怒讁其閽者也案自來注家就本文解釋與下文連爲一事萬無可通之理此蹢字緣上蹢字而誤今斷從俞說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云岑岸也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宣云離同罹案夜半無人之時舟未著岸而與舟人鬭將有性命之虞與寄而讁閽之事皆足以造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釋文慢本亦作漫郢人漢書音義作獿人服虔曰獿人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獿音鐃韋昭乃回反成云堊白善土也漫汙也案聽而斲之是放手爲之之義當局本極審諦旁人見若不甚經心故云聽耳而郭象以爲瞑目恣手失之遠矣石匠人名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宣云質施技之地謂郢人也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夫子謂惠莊惠行事不同而相投契惠死而莊無可與縱言之人是以歎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列子力命篇作疾矣言病甚也可不諱云。力命篇作可不諱云言不可復

（諱而不言也謂字誤）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不似己清絜者不與爲友嫉惡太嚴也力命篇作不比之人不以人比數也下文又字蓋人字之誤）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舊惡）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釋文鉤反也亦作拘宣云亦逆意）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力命篇畔上有不字是此脫宣云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汎愛衆故在己下者不忍畔之張湛注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張注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臨人而自賢人所不與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張注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宣云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成云恂怖懼蓁棘叢）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釋文搔本又作搔素報反徐本作搔七活反司馬本作條成云委蛇從容攫搔騰擲也）王射之。敏給搏捷矢。（俞云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注言論給捷李注給敏也敏給當以狙言謂狙雖敏給能搏接矢也舊注以敏給屬王射言非捷接古字通）王命相者趨射。狙執死。（司馬云相佐王獵者也執死見執而死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捷也）以敖予。（敖傲同）以至此殛也。（殛死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色猶言意態）顏不疑歸而師董梧。（釋文董梧有道者也）以助其色。（釋文助本亦作鋤成云除去也）去樂辭顯。（辟去聲樂辭謝榮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南伯即南郭伯郭聲近通用字事又見齊物論篇几作机）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宣云：言其出類拔萃。案：齊物論篇作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齊物論篇作槁木，庚桑楚篇作槁木之枝，此與知北遊作槁骸，猶言槁枝也。以下異。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釋文：齊君尊德，故國人慶之。盧云：田禾即齊太公和。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我名先著，彼乃知之；是我賣而彼鬻之也。若我而不有之，自有其名。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宣云：遂外喪眞。吾又悲夫悲人者，宣云：又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宣云：亦自喪也。其後而日遠矣。宣云：眾心盡遣，乃有此槁木死灰之象。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釋文：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古人飲必先祭，宣僚歷酒祭，故祝聖人。宣云：燕會之際，正乞言寬道時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前此未嘗言不言之言，乃今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司馬云：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白公將作亂，殺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往告，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從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案：言難解，非也，或記載有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叔敖安寢恬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郢，楚都也。釋文：羽，舞者之所執。案：淮南主術訓：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與此文意同。（害，王氏雜志正作用）丘願有喙三尺。能言之具，願有之而已。引孔子語畢。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宜僚、叔敖，難解兵投，不煩論說，是不言之道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無論行德若何，期於合道一而已矣。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上知音智。止其分，即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宣云：非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宣云：非善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宣云：以名相標，凶德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

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郭云有而無之死无謚。成云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實不聚。郭云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郭云大愈不可爲而得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郭云唯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何求自無不備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己也。宣云己貴於物故也反己而不窮。自然不窮循古而不摩。順古道而行無須摩飾大人之誠。實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索然涕下連綿之貌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哀其不幸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釋文禦距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言汝何謂梱祥邪夫所謂祥者特鼻入酒肉之香口入酒肉之味二者盡之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其所自來皆匱取於民者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釋文爾雅云牂牝羊也奧西南隅未地也宎字又作窔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盧云釋宮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乃宧也案牂所自來牧也鶉所自來田也未田牧而有牂鶉雖非知國君之取於民亦必有由而至汝未嘗一怪問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逍遙遊也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邀同徼義具庚桑楚篇彼邀作交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庚桑楚篇大同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上文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與此義相應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吾與之順適而不必擇事所宜者爲之凡此皆與吾子修道之實也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吾子不爲世俗酒肉之人而今也居然有世俗酒食之報可怪也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宣云此常事也 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宣云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殆非我與吾子之罪幾於天危我家乎是以泣也 无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郭云全恐其逃不若刖之易售也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宣云渠公蓋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爲閽者故曰與國君同食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云畜畜愛卹勤勞之貌 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釋文言相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案語又見庚桑楚篇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无誠。郭云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 且假乎禽貪者器。且以利器假禽貪者宣云如禽者之貪得猶貪饕也即重利盜跖意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釋文司馬云覕暫見貌又甫莅反又普結反宣云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宣云惟不矜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有暖姝者。釋文暖柔貌姝妖貌 有濡需者。釋文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 有卷婁者。釋文卷婁猶拘攣也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說同悅 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成云不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 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成云疏長之毛鬣 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閒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釋文奎本亦作睽郭慶藩云曲隈謂膀內淮南覽冥訓高注隈曲深處

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隈隱蔽之處是知言隈者皆在內曲深之謂 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猶於境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釋文向云鄧邑名虛本又作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 曰。冀得其來之澤。宣云望得舜來而施澤也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超世之神人則不願衆附 衆至則不比。衆至則不與親比 不比則不利也。宣云不與親比則人亦不以爲利而就之 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釋文煬徐餘亮反李云煬炙也爲和氣所炙 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郭嵩燾云蟻之附羶也有利而趨之即其知也羊之羶也與以可歆之利即其意也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有意當兩棄之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何羶之可慕哉故曰於魚得計

以目視目。不外視 以耳聽耳。不外聽 以心復心。不外用 若然者。其平也繩。成云無心而正物 其變也循。循順也與變推移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成云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宣云之當作人是 不以人入天。成云不以人事變天然之知 古之眞人。姚云覆言眞人人以美之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自然則生失自然則死得外榮則死失外榮則生 藥也。其實堇也。司馬云烏頭 桔梗也。雞𪁉也。司馬云即雞頭一名芡 豕零也。司馬云一名豬苓 是時爲帝者也。藥有君臣此數者視時所宜迭相爲君 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宣云明於謀國）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全身）故曰。鴟目有所適。（成云適夜不適晝）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以長爲節去之則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宣云吹曬能令水耗）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試請風日常守河上而河以爲未始攖而損之何也以河源長遠有所恃而往也釋文持本亦作待）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物各守其類言皆止而不移）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用有時而竭）凡能其於府也殆。（凡藏府之有能者亦皆危殆）殆之成也不給改。（不能自反及殆之已成雖欲改而不給矣）禍之長也茲萃。（禍患之長多聚於人身）其反也緣功。（其反於自然皆緣功力）其果也待久。（其果決自反亦待積久）而人以爲己寶。（而人以耳目心藏府爲身之寶務竭其用而不悟其日損）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所以亡國戮民相續於世）不知問是也。（皆由於此不一審問也姚云是者源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踐蹍皆履也博廣遠也言足得地踐之雖地在其踐恃有不蹍者在而後能善致其博遠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於知每苦其少然知雖少恃有不知者在而後知天道之自然不知即眞知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宣云知此方爲眞知他何足云）大一通之。（成云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大陰解之。（成云大陰地也宣云解紛擾）大目視之。（務見其大）大均緣之。（成云緣順也郭云順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郭云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大信稽之。（成云稽至也循而往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大定持之。（郭云眞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

盡有天。（成云上七大未有不由自然者）循有照。（成云順其自然智自明照）冥有樞。（窈冥不言中自有樞機）始有彼。（大始之中而彼我之端已見）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郭云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成云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不知而後知之。不知而後為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問道無方而不可以無崖。為道固有方頡滑有實。向云頡滑謂錯亂也案物物各有實理古今不代。郭云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郭云宜各盡其分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成云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搉實論之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宣云闔同曷案言曷不推問此理為惑然為乎姚鼐讀盡有天循句有照冥句有樞始句有彼則句釋云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徼也天循為體故有樞始照冥為用故有彼則言因彼為則無常則也此非必其人也人盡有之特知解者鮮耳而又不可以知解求也故問者難而又不可不問此理真實不虛豈不問而終身惑乎今姑取之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今以我之不惑解人之惑以反於不惑是尚為大不惑也

莊子集解卷七

則陽第二十五 雜篇

則陽游於楚。成云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成云夷姓名節楚臣王楚文王也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司馬云王果楚賢人李云譚說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釋文公閱休隱士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司馬云擉刺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釋文廣雅云樊邊也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顯郭云言此者也抑彭陽之進趣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爲人又不相似 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同智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氣誼自許與惟以推薦神其交結之術 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固顛倒冥蒙於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非能以德相助相助以消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凍者逢春不曾假之以衣 暍者反冬乎冷風。釋文字林云暍傷暑也若得冷風則不啻反爲冬時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暴戾如此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王云佞人以才辯奪之正德以至道服之否則不撓屈也 故聖人。上文正德此文聖人皆謂公閱休 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爵祿而化卑。郭云失其所以爲高 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於保己焉。成云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云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郭云望其風而靡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歸居猶言安居易云父父子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卽其義也 而一閒其所施。旣歸隱不出則所施於物者爲之一閒也釋文閒音閑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其德

高誼於人心 故曰待公閱休。郭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聖人自愛其身由中達外周至無間 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然出於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作動也或有搖動皆復其本命而以己之天為師人不過從而命之 憂乎知而所行恆无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知貴能行事以知為憂而所行無幾時甫行又止言將若之何哉言行不可有止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人告以美不啻手以鏡也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以上借美為喻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奉以至仁之名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循性而行貴在無已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宣云以故鄉喻本性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郭云緡合也姚云緡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俞云入謂入於丘陵草木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外而可望見者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說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者乎 以十仞之臺縣眾閒者也。俞云謂以十仞之臺縣眾人耳目之間無不共見共聞其暢然更可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俞云路史循蜚紀有冉相氏郭云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案齊物論篇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成云無始無終無過去無未來無幾無時無見在案日字當屬上讀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案語又見知北遊篇 闔嘗舍之。闔同盍成云與化俱往盍嘗暫舍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欲師天之自然而卒不得以致與物皆殉其以應物為事也究如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宣云無心若此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王云洫敗壞也案與物偕行而無所替廢所行

皆備而無所敗壞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也其合之也若之何。其無心而合道也又知何所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宣云司御門尹官名向云登恆人名成云殷湯忘物得良臣爲師傅端拱而不爲也案司御門尹當是兩官疑御下或有奪文故郭云委之百官而不與也不止一師故下云從師而不囿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宣云從師而不囿於師得環中隨成之道爲之司其名之名。成云推功司御名不在已贏法得其兩見。成云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案無師法而君臣兩顯所謂以其君顯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郭云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宣云當以仲尼爲師而化之

容成氏曰。除日无歲。郭云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案淮南本經訓高注容成氏黃帝時造厤日者无内无外。成云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遣物我何施姚云除日無歲積少以爲多也無內無外積微以成著也此古之格言

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云瑩惠王牟齊威王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釋文犀首魏官名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也然後抶其背。折其脊。釋文三蒼云抶擊也季子聞而恥之曰。釋文季子魏臣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俞云下十乃七之誤七仞去十仞不遠城基已厚若既十仞直謂之已成可耳此與下文兵不起七年是王之基對文爲喻十當作七無疑此胥靡之所苦也。成云胥靡徒役人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宣云胥靡尙惜已築之城犀首乃欲傾可王之基此亂人也華子聞而醜之曰。釋文華子亦魏臣善言伐齊者。亂人也。成云善巧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成云此華子自道之詞宣云猶未免營心於事也王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宣云道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況肆怒乎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釋文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釋文蝸音瓜李云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俗名黃犢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蘇輿云在猶察也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有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郭云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成云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成云昔在河東國號爲魏爲秦所逼徙都於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釋文惝惘也如有所失客出。惠子見。上言客出此客出二字當衍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成云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聖人之行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釋文嗃許交反管聲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釋文吷音血又呼悅反司馬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吷然如風過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云蟻丘山名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釋文稯亦本作總成云衆聚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成云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爲聖人言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是自埋於民。郭云與民同自藏於畔。王云隱藏於壠畔其聲銷。其志无窮。志在大道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心恆凝寂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成云心迹俱異是陸沈者也。宣云無水而自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成云著明識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必不相見而何以爲存。宣云：言必避去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司馬云：子牢，卽琴牢，孔子弟子。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盧云：麤，千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繁露兪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麤粗連用者亦多。猶麤粗也。有欲改爲粗疏者，故正之。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來年猶言次年。變齊者，更變而整齊之。深其耕而熟耰之。司馬云：耰，鋤也。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厭，足。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無所不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案：言所欲所惡叢生而傷正性，是吾性之萑葦蒹葭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兪云：尋與始相對爲義。漢書郊祀志優尋於泰山矣，晉灼注：尋，遂往之意也。言欲惡之事，其始萌若足以扶助吾形，優尋既久，則引誘吾心，拔擢吾性也。並潰漏發。不擇所出。並潰，奔潰也。漏發，穿孔而出也。言情欲之害，奔潰僨發，不擇處所，精神既敗，形氣隨之也。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釋文：漂，本亦作瘭。瘭疽，謂病瘡膿出。溲膏，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

柏矩學於老聃。釋文：柏矩，有道人。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成云：推而強之，令其正臥。司馬云：幕，覆也。兪云：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漢景帝紀改磔曰棄市，顏注：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人辜磔人者必張尸於市，故柏矩知此。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大菑謂被殺也。曰。莫爲盜。莫爲殺人。宣云：又言不是

爲盜乎不是爲殺人乎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郭云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覩所爭。郭云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郭云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成云引過責躬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一形人也成云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自責若殷湯自翦千里來霖是也 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隱匿爲事而責不識此物者爲愚 大爲難而罪不敢。大爲艱難而以不敢爲者爲罪 重爲任而罰不勝。宣云過重其任而於不勝者加罰 遠其塗而誅不至。宣云遠其程塗而於不至者加誅 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郭云將以避誅罰也 日出多僞。士民安得不僞。宣云蓋上行下效耳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郭云當責上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宣云不固於故也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成云一歲之中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詘爲非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寓言篇孔子同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上兩其知音智下知字郭云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宣云知之所不知上所言莫見者是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宣云不知之理古今誰能逃之 此所謂然與。然乎。釋文然乎言未然案此與論語其然豈其然乎意同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大弢三人史官名 夫衞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云際謂盟會之事 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郭云靈有二義

大弢曰。是因是也。成云亂而不損曰靈無道之諡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釋文濫浴器 史鰌奉御而進所。至其所 搏幣而扶翼。成云公見史魚深懷慚愧假遣人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慇而送之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成云又諡法德之精明曰靈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居處也郭嵩燾云古之葬者謂子孫無能馮依以保其墓靈公得而奪之 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蘇輿云豨韋歸之前定言命言神者之所祖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宣云合十百為丘里 散同以為異。宣云散丘里為十百 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宣云可見合異為同方能見道天下理皆知此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俞云水乃小之誤高卑小大相對為文 大人合并而為公。郭云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宣云心為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存主而無偏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宣云行為天下達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距案正作匹說見天運篇注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宣云賜則私也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郭云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郭云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案宣本武下有殊材二字文似有闕而郭本已無釋文成疏皆然自係後人增竄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宣云道渾同不得而名 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郭云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多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王云淳淳流行貌宣云禍福渾然自為倚伏失意中藏有好處 自殉殊面。成云殉逐也面向也彼此

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已見而所向不同有所正者有所差。郭嵩燾云體之以異趣名爲正之而實已兩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材隨川而下皆於水次受量度無棄材比譬也觀於大山。木石同壇。木石同生於大山之基址成云壇基也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成云期限也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李云讀猶語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宣云道者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爲無偶也因其大而號以讀之。則可也。宣云譬物之萬不可數而約略號之使於稱謂道之大更無可指稱亦借一道字約略號之耳豈眞有一事一物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宣云既有道之名即不可與無名比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宣云知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宣云疑不可名爲道則萬物以何爲本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俞云蓋當讀爲害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云四時相生相殺也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宣云橋同矯下同成云起貌也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釋文片音判成云庸常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緩急謂壽夭聚散謂生死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成云四序相隨更相治運五行運動遞相驅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極於可見之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宣云知其無端任其自然隨猶追尋也此議之所止。宣云烏可妄言萬物起於何處哉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成云季眞接子齊賢人俱遊稷下莫無也使爲也季眞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爲通論故問以定臧否俞云禮祭義鄭注孟子公孫丑趙注並云或有也此文或與莫對莫無也或有也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郭慶藩云接子漢書人表作捷子接捷古字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接

子古著書者之名號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智同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宣云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者不能解說其自化之妙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宣云又不能意度其所將欲為之機斯而析之。宣云斯剖也詩斧以斯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精細倫比也宣云微物鳴吠尚不能明其所以然則小至莫破大至莫載烏可言讀意測耶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宣云二說猶未免物累終是立言之過或使則實。成云滯有為也莫為則虛。成云滯無故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宣云說實則是物之所居也此或使之說之過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宣云說虛則是全空此莫為之說之過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以為可以言詮可以意測不知言則去道愈遠未生不可忌。物之未生不可忌禁而使之不生已死不可阻。釋文本亦作徂案其已死也不可遮阻而令其不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死生止在目前而其理莫能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二說為後世疑者之所借端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宣云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所始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知其終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郭云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曰或使曰莫為言者以二說為本也然終始滯於物道不可有。有不可无。成云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郭云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二說僅居物之一偏何足語於大方之家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郭云求道於意言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郭云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窮道與物之極言與默莫能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宣云離乎言默可以求道此至論也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凡物之自外至者其利害皆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宣云善不可為惡來死。桀紂

亡。宣云惡不可爲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成云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爲鴟鳥之形盛其屍浮之江水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爲碧。成云萇弘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釋文見呂氏春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成云孝己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李云曾參至孝爲父所憎常見絕糧而後蘇

木與木相摩則然。俞云淮南原道訓亦云兩木相摩而然但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作金與火疑此亦當作木與火下文多言火益知此文當爲木與火矣蓋金木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釋文音駭宣云駭動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人亦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利亦害也故常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釋文螴蜳郭音陳惇成云猶怵惕也案言人視外物過重雖怵惕怕懼卒無所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閒。釋文縣音玄言懸情外物極乎宇宙慰暋沈屯。作慰作暋作沈作屯李云暋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與物之生火同郭云內熱故也衆人焚和。衆皆溺於利害是自焚其心中太和之氣也月固不勝火。人心之清明譬猶月也豈能勝此火乎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釋文僓音頹宣云於是乎頹然隳壞天理盡而生機熄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釋文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成云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銅鐵之類皆名爲金非黃金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成云西江蜀江也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

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為大鉤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五十犗以為餌。（釋文犗犍牛也）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釋文錎字林云猶陷字）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郭慶藩云憚者威之名賈子解縣篇陛下威憚大信（同伸）與此同案赫亦怒也皆以魚言）任公子得若魚。（若是也）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制同淛浙江也古折制字通司馬云今在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嶺南）莫不厭若魚者。（厭飽食）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李云輇量人也本或作輇輇小也本又或作輕）夫揭竿累。（司馬云累綸也）趣灌瀆。守鯢鮒。（李云皆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成云干求也縣高也令謂令問宣云縣令猶賞格也）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求詩禮發古冢）大儒臚傳曰。（釋文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接其鬢。（成云接撮也）壓其顪。（釋文字林云壓一指按也顪許穢反司馬云頤下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成云田恆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蘇輿云苟無詩禮何至啓此莊子一偏之論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恆又因之以盜齊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郭云長上而促下）末僂而後耳。（成云肩背傴僂司馬云耳卻後）視若營四海。（成云瞻視高遠似營天下）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宣云躬矜矜持之行容知智慧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釋文驁本亦作敖同案言孔子不忍一世之傷而傲然貽萬世之患抑固窶邪。抑子胸中固素無蓄備而爲窶人邪亡其略弗及邪。郭嵩燾云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睢蔡澤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案古言亡其若今之言無亦言無亦子智略弗及此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夫以施仁惠爲事者譁衆人之歡欣長一己之驕傲此之謂以歡爲驁乃終身之醜意惟庸人之行或及此焉耳宣云中民庸人也蘇輿云中民亦見徐無鬼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俞云隱訓爲私呂覽圜道篇高注隱私也文選諸白馬賦恩隱同匯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私恩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善惡兩忘閉塞之使無可譽則所非者亦止語又見齊物論篇下四字作廢其道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成云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成云躊躇從容也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業恆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蘇輿云每與敏同言與事不迫而成功自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奈何哉子載此仁義之迹終於自矜爾乎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釋文李云元公也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簷也曰。予自宰路之淵。李云淵名龜所居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俞云史記龜筴傳作豫且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卜詞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每占必鑽龜凡七十二次皆驗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知同智下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蘇輿云：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山木篇「賢則謀，不肖則欺」，言賢則爲人所謀，與此謀義同。）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姚云：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小智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去小知而大知明。（郭云：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成云：遣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釋文：石，本又作碩。案：石、碩古字通用。宣云：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釋文：廁，音側。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案：言地廣大，無用者多。然使側足之外，掘之至於黃泉，則有用者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有能自適者，何所不自適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人而不能自適，何所得自適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浮游隱遁，決絕棄世。）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眞智大德之所任，殆不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火馳，猶後世言火速、火急也。雖遇覆墜，猶疾馳而不返顧。此果於用世者。蘇輿云：火馳亦見天地篇。）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時之適然。）易世而无以相賤。（世代變易，二者相等。）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於此絕無流滯。）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且以眉古之風視今之世，夫孰能不動於中？波，動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處，與遊遁決絕者異。）順人而不失己。（與覆墜火馳者異。）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尊古卑今之教，我固不必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成云：顫，辛臭之事也。）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

下知音智。徹謂也。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道乃人所共由，不欲壅滯，壅滯則必至哽塞，哽塞而不止則妄行而相騰踐矣。郭云：跈，騰踐也。跈則眾害生。郭云：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宣云：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非天之罪。殷，正也。其或不正，非天之過。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云：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人則顧塞其竇。成云：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滯溺不通。胞有重閬，釋文：胞，腹中胎。郭云：閬，空曠也。成云：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心有天遊。宣云：心必有閒處，以適天機。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宣云：勃谿，逼塞相乘也。謂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宣云：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無閒適處，則六根用事而奪性。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宣云：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人見大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為善者，亦由平日胸次逼狹，神明不勝故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郭嵩燾云：德所以弃溢，名為之也；名所以弃溢，表暴以成之也。荀子富國篇：聲名足以暴炙之。謀稽乎誸，郭云：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宣云：爭而後鬭智。柴生乎守，柴猶獨也。有守而後獨立不懼。達生篇云：柴立其中央。官事果乎眾宜。宣云：官之設事，必眾皆宜之而後果行。春雨日時，草木怒生，日疑曰之誤。銚鎒於是乎始脩，成云：銚，耨之類也。鎒，鋤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釋文：植，立也。司馬云：鎒拔反之，更生日到植。盧云：到，古倒字。成云：鎒罷到生，時節使然，故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宣云：靜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眥𡟰可以休老，釋文：𡟰，本亦作搣。郭嵩燾云：廣韻：搣，案也，摩也。謂以兩手按摩目眥。宣云：此蓋養生之術，可以休浴老容。寧可以止遽。宣云：寧定則心閒泰，可以止迫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宣云：姑教勞者以自息之方耳。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宣云：未能佚者不事此，案非守當術。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如黃帝堯舜，神人如廣成大隗。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務光申徒狄之輩，蓋賢人也。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駴國，蓋田恆之徒。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釋文演門宋城門名 以善毁爵爲官師。宋君旌其孝行 其黨人毁而死者半。郭云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尙賢之過也黨鄉黨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釋文踆字林云古蹲字司馬云窾水名成云他恐及己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河自溺而死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釋文荃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盧云如或所云是篧也見詩周頌案成本作筌在者生致之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釋文蹄兔罥也係其脚故曰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案意在此而言寄於彼 重言十七，宣云引重之言十居其七 卮言日出，釋文卮字又作巵音支字略云圓酒器也王云卮器滿即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隨人從變已無常主也郭云日出謂日新 和以天倪。成云和合也天倪自然之分也案謂止能應以自然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郭云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 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成云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他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非吾故爲支離之過乃人妄起疑謗之過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人情專以同異爲是非故須寓言 重言十七，姚云莊生書凡託爲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爲神農黃帝堯舜孔顔之類言足爲世重者又十有其七 所以已言也。已止也止天下爭亂之言 是爲耆艾。此爲長老之言則稱引之釋詁耆艾長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處事貴有經緯立言貴有本末所重乎耆艾者作高而有道者也若年居先矣而胸無經緯本末徒稱年耆者是烏得爲先乎蘇輿云期猶限也 人而无以先人，言他無以先人徒以年爲限則陽篇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日萬物與此期字義同

无人道也。宣云不能盡人之道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郭云直是陳久之人耳宣云猶老朽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因其事理而曼衍之日出不窮聊以盡我之年歲耳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蘇輿云不言而道存物論齊矣言則有正有舍齊與言言與齊終無可齊之日故曰莫若無言言无言。郭云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仍無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郭云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僞故有可不可然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以上又見齊物論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此無言之言孰能傳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宣云皆有種類各以其形禪於無窮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郭云倫理也案知環無端莫得其理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成云均齊也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案齊物論亦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則陽篇蘧伯玉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宣云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於多知未得爲化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宣云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孔子云。宣云引孔子雅言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大本天也人受才於天而復其性靈以生鳴而當律。聲爲律言而當法。言而世爲天下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釋文蘁音悟逆也案言但取服人口而已而能使人心服自不敢逆如此者斯足以立定天下之定理也子言如此已乎已乎。吾

且不得及彼乎。成云：此莊子歎美宣尼之詞。姚云：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為孔子，故曰謝之，若所未嘗言者，乃所為孔子云也。何也？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大本，復靈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為孔子也，還其大而已矣。若夫當律當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豈孔子之謂哉！義亦可采。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宣云：化，變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成云：六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千鍾而不洎，成云：六斛四斗曰鍾。洎，及也。案：不及親。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郭云：縣，係也。宣云：為親而仕，心無係祿之罪。曰：「既已縣矣。宣云：已縣係於祿養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成云：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備鼎而稱孝子，三仕猶為不孝。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俞云：雀字衍。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字。是陸所見本未衍雀字，故但言元嘉本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鸛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少，而必分別其為鸛為蚊乎？釋文又云：鸛本亦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云：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俶眞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與鸛蚊虻二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鸛與蚊二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與蚊虻二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成云：居在郭東，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成云：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二年而從，成云：順於俗也。三年而通，成云：不滯境也。四年而物，成云：與物同也。五年而來，成云：為眾歸也。六年而鬼入，成云：神會物理。七年而天成，成云：合自然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成云：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九年而大妙。成云：妙，精微也。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郭云：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宣云：設為勸人之語，如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也；郭云：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而生陽也，无自也。宣云：死為陰，生為陽。郭云：生之陽，以其絕迹無為而然，非有由也。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能無為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成云：所在皆適。天有歷數，氣數有定。地有人據，各據其所。吾惡乎求之？成云：吾於何處分外求之。莫

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成云時來運去非命如何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成云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豈其命乎言無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郭云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相應之理有時而不靈

衆罔兩問於景曰。影外微陰甚多故曰衆罔兩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若彼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括束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釋文搜本又作叟成云叟叟無心運動之貌 奚稍問也。宣云何率爾而問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雖居然有之矣而不知所以然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宣云甲蛻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非案以上與齊物論同而繁簡異 火與日。吾屯也。釋文屯聚也宣云得火日則屯聚而顯 陰與夜。吾代也。司馬云代謂使得休息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彼謂形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謂形待天機而動也齊物篇云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宣云強陽謂健動也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有即上文予有之有也言彼健動者又何能以予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列子黃帝篇作楊朱 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邀約也宣云子居邀老子於沛郊 至於梁而遇老子。宣云梁沛郊地名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黃帝篇盥作館 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郭云跋扈之貌人將畏而疏遠 而誰與居。誰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辱汙也此道德經文 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張湛注客舍家也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成云先坐者避席而走 煬

者避竈。成云然火者不敢當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云去其夸矜故也

莊子集解卷八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讓王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僞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釋文石戶本亦作后石戶地名成云戶字亦有作后者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釋文捲音權郭音眷用力貌案戶亦作后此后乃自稱言我捲捲勤苦是葆力之士未暇治天下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成云用養土地所養百姓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司馬云連讀曰輦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以生命爲貴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養者不以嗜養傷身無利者不以求財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唯恐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釋文李云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成云丹穴南山洞也俞云翳前無三世弒君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世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司馬云子華子魏人昭僖韓侯俞云呂覽貴生篇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又誣徒篇引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爲兩篇注同韓有昭侯有僖王無昭信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成云銘書記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釋文司馬云廢病也一云攫者長書銘廢

者斬右手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憂其不得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僖上脫昭字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李云：苴，有子麻也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俞云：聽下者字衍，呂覽貴生篇無 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遂去 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王云：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以爲者，謂所以待物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云：貴生篇侯下有珠字，當據補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釋文：子陽，鄭相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成云：主倉之官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言相君過聽有此嘉惠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俞云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氾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又與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強令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知音智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約與百姓共守法之約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宣云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俞云爲上綦字衍案綦或當作其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遂竟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成云以草蓋屋謂之茨 蓬戶不完。釋文蓬爲戶 桑以爲樞而甕牖。司馬云屈桑條爲戶樞破甕爲牖 二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 褐以爲塞。司馬云以褐衣塞牖 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司馬云匡正也釋文弦謂弦歌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李云紺爲中衣加素爲表 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釋文以華木皮爲冠郭慶藩云上林賦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卽樺也說文樺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李云縰履謂履無跟也三蒼解詁縰作躧云躧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履不著跟曰屣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 比周而友。成云周旋親比以結朋黨 學以爲人。教以爲己。釋文學當爲己教當爲人今不然也 仁義之慝。司馬云依託仁義爲姦惡 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衞。縕袍无表。顏色腫噲。司馬云腫噲剝錯也郭慶藩云疑噲當爲癐癐病甚也 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成云賢人君子不以形挫志 養形者忘利。成云攝衞之士不以利傷生 致道者忘心矣。成云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釋文飦或作饘廣雅云糜也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之卽謂利 行修於

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喜得此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　釋文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釋文魏淮南作巍司馬本同云魏讀曰巍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許慎云天子兩觀也）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宣云重生猶尊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釋文不能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成云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妄生嫌惡也俞云從字絕句是也呂覽審爲篇作不能自勝則縱之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篇並作從之且疊從之二字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釋文重直用反俞云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成云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釋文藉陵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郭慶藩云呂覽慎人篇爲作謂是也古爲謂字通）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云呂覽慎人篇天作大此誤）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釋文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成云削然，取琴聲。子路扢然執干而舞。李云：扢然，奮舞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俞云：德當作得，呂覽愼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案成云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是成所見本德作得，與呂覽同。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据路史當補弗獲免三字），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南共縣西。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言不惟若此。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漫，汙也。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釋文：山海經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郡西崿山下。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釋文：司馬本稠作桐，云桐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釋文司馬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成云加祿二級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俞云喜當作禧釋詁禧福也不祈喜不祈福也呂覽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與此字異義同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云下字誤加上與俞同呂覽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其猶與其竝依塗汙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恃也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釋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俞云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是跖之爲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讀者勿以寓言爲

實也穴室樞戶。司馬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釋文禮記鄭注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御，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釋文餔字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成云言憲章文武冠枝木之冠，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司馬云取牛皮為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俞云極當作殛，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多士、左僖二十八年傳、昭七年傳釋文並曰殛本作極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釋文司馬本幕作綦云言視不敢望跖而望履結而還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釋文知音智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司馬云明也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共讀曰供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朱均不肖湯武立而天下。後世絕滅。成云湯武子孫咸遭篡弒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

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成云居居安靜之容 起則于于。郭慶藩云于于廣大之意方言于大也禮檀弓于則于正義亦訓于爲廣大于于重言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成云辯說仁義爲後世之教 縫衣淺帶。釋文縫作搖郭慶藩云列子黃帝篇注引向秀云搖衣儒服寬而長大釋文搖又作縫縫衣大衣也或作逢禮儒行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釋文淺帶褵帶使淺狹 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疑有奪文 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成云堯不授丹朱舜爲父所疾 禹偏枯。成云治水勤勞致疾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句應在武王上而誤倒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孰同熟猶言精熟討論之 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成云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荷擔采樵拾橡充食子貢遇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成云諫而不聽未詳所據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李云言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　皆離名輕死。釋文離力智反　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不念本在養生壽由天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成云爲達道者所嗤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二子以身殉國在諸人中猶爲最上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云瘦當爲瘐字之誤也病瘐一類死喪一類憂患一類瘐字或作瘉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閒。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成云狂狂失信也汲汲不足也　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成云微無也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卽篇首柳下所云也 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釋文料音聊成云料鬪 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何不行義乎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無所行則人不見信不見信則無人任用不見任用則無利祿故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行義眞是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上爲殉名利言也若棄名利而反之我心士之爲行亦不可一日不爲義也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成云多信猶多言也無恥貪殘則富多言夸伐則顯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信眞是也若棄名利而反之吾心則士之爲行惟抱其自然之道而可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司馬云臧聚謂臧獲盜監竊聚之人 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四語又見胠篋篇義士作仁義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司馬云以嫂爲室家 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常卽恒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言行相反而交戰 不亦拂乎。

成云擯屏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宣云言貴於成事不在矯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俞云五紀即五倫六位即六紀白虎通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不日五倫而日五紀不日六紀而日六位古人之語異耳滿苟得曰。堯殺長子。翟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釋文弟謂象也疏放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成云監明也見也名利二塗既乖至理豈明見於元道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成云訟謂論說也曰。宣云以下無約之言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成云捨己而殉其所不爲。成云逐物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反己而求汝自然之道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無問枉直視汝自然以爲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成云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成云圓機猶環中也執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成云徘徊猶轉變意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王念孫云轉讀爲專山木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即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承上文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其所爲矣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成云無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背於天然之性也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釋文作勝子自理云本又作申子自理成云謂申屠狄抱甕之河也一本作申子不自理謂申生也案申生不得云廉之害作申子自理者是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釋文孔子事李云未聞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盧云疑父母二字當互易案盧說又非義之失此

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意同抑古抑意字通言抑或知而不能行故推求正道念念不忘而外富貴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人即上興名就利之人彼以爲與己同時同鄉而有絕俗過世之士是其專於無爲主於正道足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胡不效之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乃混同於俗化合於世其去絕俗過世之士遠矣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其所謂富貴者此其所以論長生之道不亦遠於事情乎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疾而悲安而樂體之眞適與否不見於此也 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恐而懼喜而快心之眞適與否不見於此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成云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知爲之有爲不知其出於無爲故雖富貴而不免憂患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埶。釋文音勢本亦作勢 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賢過也 俠人之勇力。而不爲威強。俠同挾 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與我同欲 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知者之爲天下必以百姓而動百姓亦不違背其法度 是以足而不爭。

无以爲。故不求。知足故不爭无爲故無外求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成云四處猶四方也　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此聖凡之分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廉貪之實非外有所迫也反視其度量何若而已知之矣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詩衛風不思其反　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黎民時雍　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竭美利以奉一己是自害其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可以有此賢名而居之非彼之欲興賢名也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必欲謹持其名苦身體絕甘美約奉養以持生則與久病長阨而不死者同究何益乎　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說文嗛口有所銜也　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侅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至咽爲侅王念孫云左昭五年傳注馮盛也馮氣猶盛氣案貪欲既多侅塞沈溺於盛氣如負重上行其苦甚矣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郭慶藩云淮南繆稱訓高注慰病也與竭對文皆疾也　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平居則溺體澤則馮怒　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成云戚醮猶煩惱也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李云重樓內帀疏窗外通謂設備守具　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

性竭財。[嗜財若天性財卽性也故曰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郭嵩燾云單亶古字通亶訓但單亦訓但]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繚曲也言曲意屈體而爭之]

說劍第三十 [雜篇]

昔趙文王喜劍。[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俞樾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 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俞云惠文王後爲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 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釋文將欲鬬故冠低傾也] 曼胡之纓。[司馬云謂麤纓無文理也] 短後之衣。[釋文爲便於事也] 瞋目而語難。[釋文難如字艱難也勇士憤怒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 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 曰。臣聞大王

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俞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極言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　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成云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幾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郭嵩燾云詹頌敦商之旅箋敦治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成云御用也案杖持也　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鍔劍刃一云劍稜也成云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　晉魏為脊。周宋為鐔。成云鐔環也晉魏近乎趙地故以為脊周宋近南故以為環也　韓魏為夾。司馬云夾把也一本作鋏同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成云裹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遠繞北海近帶北岳二句應在包以四夷上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刑罰德賞也皆以劍言古人有劍論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春秋長養則持而不御秋冬肅殺故行用之　此劍直之无前。直當也　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值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成云四鄉猶四方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成云繞食三周不能安坐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雜篇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司馬云黑林名也休坐乎杏壇之上。司馬云澤中高處也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治何術業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選而擇之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愼云齊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

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乎。遠哉。其分於道也。成云分離於元道釋文又作介司馬云離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司馬云拏橈也音饒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釋文鄉或作嚮 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俞云緒餘也未畢而去故曰緒言 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成云助我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理也下同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各守其位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成云陵亂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無功於國無譽於民 爵祿不持。不能保持其爵祿 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釋文朝覲不及等比也 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成云摠濫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成云人不采顧強進忠言希意道言謂之諂。成云希望意氣尊達其言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成云苟且順物不簡是非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詐僞則稱譽之惡其人則毀敗之是為姦慝姚云張本惡作德謂顛倒是非以敗人之德意更善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偸拔其所欲謂之險。釋文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頰或作顏宣云偸拔謂擢引人心中之欲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變易常節以倖功名是叨濫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知自謂予知也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子審度於接物者知此而猶幾於不免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外物不與人爭自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

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无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理倫也 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成功可見者甚多故不一其事迹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以用也啜菽飲水亦可盡歡故不問所以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不在具殽 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哭喪盡哀於是觀禮 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始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惟人事是憂 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釋文祿司馬本作錄案祿祿猶錄錄也漢書蕭曹贊作錄錄顏注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湛與沈同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若僕從然 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成云從迷適悟爲往妙道眞本也 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釋文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 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旁傍同 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宣云威敬畏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者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成云受言必拜而應 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宣云言已久。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成云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 下人不精。不得其眞。上文云眞者精誠之至也 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擅者專有之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第三十二 雜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見列子黃帝篇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李云方道也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饕。司馬云饕讀曰漿十家並賣漿也案黃帝篇作漿 而五饕先饋。釋文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案張湛注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云外自矜飾案語氣不了張注引下有內不釋然也五字 形諜成光。郭云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釋文諜徒協反郭云便辟也說文云閒也 以外鎭人心。張注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釋文謂重禦寇過於老人 而齏其所患。釋文齏子令反亂也蘇輿云下所謂任事效功即所患也言將以已所患者攪亂之也莊子中其字多如此用下云盍胡嘗視其良亦儒緩自謂宣云齏有讓意一說齏與齋同猶致也並通 夫饕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黃帝篇多上有無字張注一本無無字案無者與莊本同有無字理較圓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黃帝篇無乎字二語屬齊君說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成云驗我以功績 吾是以驚。言往見齊君彼將任事而課功責望甚重將有患亂故以賣漿之事推之驚而走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善其能觀察人情 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司馬云：保，附也。案言汝且處乎家，人將附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成云：既及升堂，請益者多。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司馬云：敦，豎也。成云：以杖拄頤，聽其言說。立有閒，不言而出。成云：忘言而歸。賓者以告列子。釋文：賓本亦作儐，謂通客之人。列子提屨，既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司馬本發作廢。郭嵩燾云：發、廢古同聲通用。案黃帝篇作廢。張注：廢，置也。會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黃帝篇之下多感也二字，異下無也字。張注云：汝用何術能感物如此乎？案本文而焉用之，其義自明。黃帝篇當釋作汝焉用此感也。張說非。感豫出異者，先物施惠，豫出以感人，是自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黃帝篇必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才即本質也，與孟子非才之罪也義同。釋文：一本才作性，意亦同也。言必有惠以感人，則此心逐物，搖汝本質，究何謂乎？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宣云：無忠告。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張注：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郭嵩燾云：漢書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顏注：孰，審也。言既無覺悟，又何人相審諦乎？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成云：物必以智巧困弊，惟聖人汎然無係，譬彼虛舟，任運逍遙。案巧者以下莊子所增。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云：緩，人名也。釋文：裘氏，地名。郭云：呻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為儒。郭云：祇，適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宣云：喻學問既成，必及人。使其弟墨。緩使弟學墨，弟名見下。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成云：儒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多言。墨遵禹道，勤儉好施。儒墨途別，各執是非，父黨小兒，遂助翟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闔同盍，何不也。胡亦何也。闔胡連文，如古書命猶惟獨之例，自有複語耳。嘗，試也。釋文：良或作埌，音浪，冢也。案緩見夢其父，言弟之為墨，是我之力，何不試視我冢上所種秋柏已結實矣，冤魂告語，猶致其怨。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郭云：自此以下莊子詞也。成云：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

言我教不亦繆乎彼故使彼。有墨性故使墨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夫人猶言此人成云言緩自恃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挫於父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至捽飲者之頭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之（此注兼采陸成）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釋文知音智案以已字同德之爲言得也言知得之爲德而自是其德已爲不智況於有道之人而可不因任其天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上文云巧者勞而知者憂是爲天所刑也德充符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不以有道自命則可逃遁天之刑矣語又見養生主篇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成云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已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此所以爲聖人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捨已以徇物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成云運知則易忘言則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之往也成云詣於自然之境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成云復古眞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云朱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單千金之家。單同殫盡也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宣云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郭云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宣云以理之不必然者而各必其所偏見則乖爭生矣順於兵。故行有求。宣云徇於兵爭故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雖有兵不可恃

小夫之知。釋文音智下爲知同不離苞苴竿牘。宣云裹曰苞藉曰苴詩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司馬云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勞於蹇難淺薄之事而欲導羣物以成兼濟之功虛形器以合太一之理若是者已爲宇宙之羣形物累所迷惑安能知太初妙理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

甘冥乎无何有之鄉。郭云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俞云釋文冥本亦作瞑又音眠是也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注曰不瞑李注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即甘眠徐无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甘眠與甘寢義同淮南俶眞訓甘瞑於溷澖之域即本此文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宣云出於虛歸於虛寨以喻至人之自然流行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汝謂上小夫大寧無爲泰定之宇言人見小而遺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秦王　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阨同隘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司馬云槁項項槁立也黃馘面黃熟也　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宣云貞同楨　曰。殆哉圾乎。郭云圾危也　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宣云羽有自然之文采飾而畫之則務人巧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以支辭爲正旨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視示同楷其聰明是不知也習於矯僞是不信也忍飾性以示民而此不知不信之道使民受之於其心主之於其神此豈足以上民乎　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彼謂仲尼女謂哀公頤養也言彼或宜於公與抑彼待我而養與有此誤舉猶之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勿用爲是　難治也。難於圖治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於人則欲勿忘有心見德非上天布施之大道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世之賤商賈者以其有市易之情也故抑之不與士民齒雖或因事齒之而其心之神理仍有不齒之見今以德相布與商賈何異神者二字與下文神者徵之義同莊子多用此等句法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郭云：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椎楚桎梏。爲內刑者。動與過也。郭云：靜而當，則內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宵小古字通用。離，同罹，下同。訊，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成云：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成云：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釋文：愿，謹慤也。俞云：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愿與溢，義正相反。有長若不肖。成云：心實長者，形如不肖。有順懁而達。柔順懁急而內通事理。有堅而縵。外堅強而內緩弱。有緩而釬。釋文：釬，胡旦反，又音干，急也。案：外舒遲而內悍急。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宣云：進銳而退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多欺。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多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宣云：煩則難理。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宣云：猝則難辨。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宣云：急則易爽。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宣云：財易起貪，危易改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釋文：側，不正也。或作則。俞云：上文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其云或作則，當從之。國語周書戚儀有則。周書官人篇辭之酒以觀其恭，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辭之酒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郭嵩燾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所謂則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男女參居而觀其色之邪正。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以九事徵驗，雖至不肖之人，亦得其情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成云：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傴僂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如而夫者。郭云：而夫，謂凡夫也。一命而呂鉅。郭嵩燾云：方言：呂，長也。說文：鉅，大剛也。亦通作巨，大也。呂鉅，謂自高大，蓋矜張之意。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釋文：協，同也。唐，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誰比同於唐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宣云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有多竅如有睫然賊何如之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及其有睫則方寸之內審視多端 內視而敗矣。多紛擾之害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謂耳目口鼻心而心爲首 何爲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郭云吡訾也成云心所好者自以爲是所不爲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爲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宣云自恃故也 緣循成云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 偃佒釋文偃佒守分歸一也郭嵩燾云尋釋文意偃佒即偃仰猶言俛仰從人也 困畏。宣云困畏怯弱也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不若人與上俱過人對文三者皆自處於不若人然必通達 知慧外通。逐外者其神勞下文所云其功外也 勇動多怨。壯往者仇隙衆 仁義多責。言仁義者責望厚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云傀然大恬解之貌也王念孫云郭以傀爲大是也肖當訓小方言肖小也廣韻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 達大命者隨。大命謂天命之精微達之則委隨於自然而已 達小命者遭。小命謂人各有命達之則安於所遭亦無怨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稺莊子。李云自驕而稺莊子也郭慶藩云稺亦驕也管子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稺尹知章注稺驕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郭慶藩云北堂書鈔儀部御覽七百並引司馬云蕭蒿也織蒿爲薄簾也 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釋文謂椎破之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宣云言殘食無餘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成云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祭宗廟曰犧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釋文叔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偏見平天下其平仍是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郭云徵應也成云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明者唯爲之使。成云自炫其明以應務爲物驅使何能役人神者徵之。宣云在神理者則無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專用己智入於人。宣云窮於人事其功外也。其功力皆徇外矣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云方道也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宣云其有謂所學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出獨與衆異宣云又設問也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下文所云內聖外王之道宣云又答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若孔子言顏氏之不違宗主也謂自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淳粹不雜謂之神妙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成云凝然不假謂之至極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變化不測隨物見端謂之聖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宣云君子是道之緒餘以法

爲分。以名爲表。宣云以法度爲分別以名號爲表率 以參爲驗。釋文參本又作操宣云以所操文書爲徵驗 以稽爲決。宣云以稽考所操而決事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宣云分明不爽如是 百官以此相齒。宣云此又一等人相齒謂以此爲序也官職是名法之迹 以事爲常。事謂日用 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蕃息謂物產畜藏謂貨財兼養及無告之人 民之理也。宣云又一等人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云本數明故末不離 六通四辟。釋文本又作闢 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宣云言史所由傳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士儒者搢紳先生服官者成云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宣云六經所由傳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釋文道音導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設施也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宣云百家所由傳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成云韜光晦迹 道德不一。成云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言一隙之明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郭云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釋文稱尺證反成云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者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道術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不示奢侈不事靡費不務光華 以繩墨自矯。成云矯厲也用仁義爲繩

墨以厲其志行而備世之急。郭云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自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釋文墨翟宋大夫禽滑釐翟弟子不願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為之大過。已之大循。循順也其為之大過特已之大順而已不堪教世也墨子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成云非樂節用墨子書二篇名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又好學而博不異。郭云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不與先王同。不以先王為然毀古之禮樂。郭云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既拂人之性亦自處於薄未敗墨子道。今墨之道尚未敗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嵩燾云釋詁觳盡也管子地員篇又次曰五觳觳者薄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自為之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宣云非王者之道墨子稱道曰。釋其道之所由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云山當作川字之誤也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而不及名川呂覽始覽篇淮南地形訓並曰名川六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釋文橐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則應作橐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棰也司馬云盛水器也九本亦作鳩聚也郭嵩燾云雜匯諸川之水使同歸於大川故曰九雜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奠定萬國禹大聖也。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成云：後世學者，翟之弟子。裘褐，粗衣。木曰跂，草曰蹻。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云：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五侯，並學墨人。韓非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李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案：鄧陵疑即鄉陵，形近致譌。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倍譎，倍異詭譎也。自謂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宣云：非彼說。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宣云：是一說。觭同奇。釋文：仵，同也。案：奇偶本不同，強以相應，則無不可同。以巨子爲聖人，宣云：巨子，墨之高弟。釋文：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爲之尸，成云：以爲師主。冀得爲其後世，宣云：冀繼其統。至今不決。宣云：其教不絕。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成云：意在救世，所以是也；爲之太過，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相進，猶相競。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宣云：亂天下之罪多，教天下之功少。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眞天下能好人者也。俞云：即孟子「墨子兼愛」意。將求之不得也，將求救天下之術而不得。邪，古邪、也字通用。俞云：即「心誠求之」之意。雖枯槁不舍也。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俞云：即孟子「摩頂放踵爲之」之意。才士也夫！可謂竭才之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爲物累。不飾於物，不自矯飾。不苟於人，無所苟且。不忮於衆，無所忌害。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天下生民爲重。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必求有餘也。以此白心。宣云：暴白其志之無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成云：宋、尹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案見漢書藝文志名家）。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爲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郭云：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釋文：始，首也。崔云：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發語吐詞，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爲心行。案：言我心如此，推心而行亦如此。以聏合驩，釋文

驩崔音而郭音歡司馬云色厚貌崔郭王云和也驩和萬物物合則歡矣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謂之請欲置之以爲主。請欲時君皆置此心以爲主見侮不辱。不自謂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寢息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不取其說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時君下謀臣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其言若此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成云宋尹稱黔首爲先生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己故也案宋尹見爲置餐者言請欲先生惟置五升之飯足矣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宣云又言我必得以自活哉圖活民命傲救世之士耳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又言君子不宜苛察故侮厭弗顧不假外物以爲身故飢飽弗計人皆自炫其明然計較太多雖有益於世而莫之爲故宋尹以爲彼之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宣云外以此救世以情欲寡淺爲內。宣云內以此克己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行止於是則其道術之大小精粗亦不過如是

公而不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盧云作不黨是易而无私。成云平易決然无主。宣云決去係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宣云隨物而趣不生兩意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旁顧無巧謀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說之。成云並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兪云據下文彭蒙當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齊萬物以爲首。宣云以此爲第一事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必有未遍選教則不至。必有未受教道則无遺者矣。唯道兼包之所謂齊也是故愼到。兪云史記孟荀列傳愼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愼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棄知去己。成云息慮棄知忘身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

物。以爲道理。傳文泠汰猶沙汰也泠音零案言到雖棄知去己而因必不得已始沙汰人物一番守此以爲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其言曰凡知人之道當知不知將薄有所知而已近於傷之者也此到之棄知蔵云鄰近也 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釋文謑髁訛倪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謑髁不正無可任使而以天下尙賢爲笑 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天下大聖爲非卑之無高論也 椎拍輐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椎拍故未泯合釋文輐圓也案郭釋椎拍謂知椎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椎重拍之無不合矣是椎拍之義言雖不合者使合也輐斷謂雖斷而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庶無累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智案不師人之智慮不問事之前後 魏然而已矣。大公平易故能巍然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宣云迴還無方 若羽之旋。宣云羽自空而下旋轉不定 若磨石之隧。磨文石作隧道喻其〇〇 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不見非責 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無過罪何由至 是何故。假設疑問言何故能如此 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无知之物木石是也言譬彼無知之物不建己以爲標準故不來指目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移之則動置之則靜恆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無譽則亦無咎矣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到之言推極於此 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何用賢聖爲哉彼土塊亦不失爲道也 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曰愼子之道非是生人之行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足得世之怪詫焉而已 田駢亦然。其言相同擧到以包駢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得也擧蒙之弟與師而蒙可知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與愼到言至於若無知之物無異 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向郭云窢逆風聲言古道人之風教窢然迅過惡可言傳 常反人。不見觀。常反人之意議不見爲人所觀美下文云以反人爲實 而不免於魭斷。卽不得已而用斷決亦惟與物宛轉不免於愼到之輐斷輐魭音義同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郭云韙是也案謂彭師之言是中有非於道則未見也 彭蒙田駢

愼到不知道。故此三人者直謂之不知道 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梗概皆嘗有聞如棄知去己必非無所師承乃眞緒論去之彌遠耳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成云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爲妙道爲精用有爲事物爲粗 以有積爲不足。郭云寄之天下皆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宣云此虛玄無爲之教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即老子也爲喜著書十九篇成云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謂之關尹俞云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關吏或以尹喜爲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十九篇之書呂覽不二篇關尹貴淸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經之名他書未見也 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成云建立言教以凝常無物爲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爲主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成云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爲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爲實智內德 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宣云己無私主隨物同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宣云皆無心故 芴乎若亡，寂乎若淸。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宣云同物則和自得則失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成云和而不唱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宣云能而處於不能 爲天下谿；宣云處下待歸有而不積 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爲自潔 爲天下谷。宣云居虛受感應而不藏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郭云獨立自足之謂宣云疊一語甚言之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宣云不先故徐不先則少事少事故不費 无爲也而笑巧。無爲似拙而可以笑彼巧者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人求福不已己獨委曲以保安全曰苟免咎福而已 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成云以深玄爲德之本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成云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 可謂至極。姚本可謂作雖未云從李氏本改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齊物論篇云天地與我並生 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神明往而不知所適 萬物畢羅。宣云無不包也 莫足以歸。無可爲我歸宿者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釋文謂若忘於情實者也 荒唐之言。荒大也唐空也 无端崖之辭。無端可尋無崖可見 時恣縱而不儻。恣縱謂縱談恣論不儻成云不偏黨非也釋文作而儻無不字近之謂忽然而至也 不以觭見之也。成云觭不偶也宣云言不以一端自見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莊語猶正論 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言爲說已見寓言篇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巵言日出因以曼衍也重言述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爲眞故曰所以已言也寓言以廣人之意所謂藉外論之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精神與天地往來寄於至高之境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知篇首所云不離於眞之至人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也 而不敖倪於萬物。未嘗鄙棄萬物存驕亢之見敖倪與傲睨字同 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不責人之是非以與世俗混處成云譴責也 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釋文瓌瑋奇特也犿本亦作抃同芳袁反又敷晚反李云宛轉貌一云相從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成云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諔詭言滑稽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夫其詞理充實不能自已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同闢 深閎而肆。宣云放縱也 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可謂調適而上達者矣蘇與云此即篇首所謂不離於宗者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其來不遺芒昧如不可見未有然盡其妙者

惠施多方。方術也 其書五車。言其多 其道舛駁。郭慶藩云司馬本舛作踳文選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踳讀曰舛駁色雜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一作舛駁法言敍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淮南俶眞訓二者代謝舛馳氾論訓見聞舛馳於外說山訓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僢馳義亦同也 其言也不中。中竹仲反 歷物之意

曰。其歷指事物之意有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杜撰小一以配大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天地一致，山澤均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成云：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同異雜也，然止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如寒暑晝夜，是萬物畢同畢異也，方謂之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宣云：謂之南，已有分際。舉一以反三也今日適越而昔來。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案此語又見齊物論篇，彼來作至連環可解也。成云：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猶言地球中懸，陸路可達，故燕北即是越南，與鄒衍瀛海之談又別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大，我非小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自以為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以此曉示辯人，辯人亦樂之也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鳥何自有也雞三足，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郢有天下，宣云：稱王自大犬可以為羊，宣云：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為羊矣馬有卵，成云：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丁子有尾。成云：楚人呼蝦蟆為丁子。蝦蟆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案蝦蟆初生無足有尾，聞雷後足出而尾段矣火不熱，宣云：人皆火食，是不熱山出口，宣云：空谷傳聲輪不蹍地，輪轉不停，著地則何以轉目不見，宣云：見則何以不自照指不至，至不絕。有所指則有所遺，故曰指不至。不至下至字疑耳之誤。數語皆就人身言。耳雖有絕響之時，然天下古今究無不傳之事物，是不絕也。至字緣上而誤，遂不可通矣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蛇長龜短，乃物之滯情。今欲遣此迷惑，故云龜長於蛇。俞云：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意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宣云：天下自有方，非以矩；天下自有圓，非以規鑿不圍枘，成云：鑿，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宣云：枘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鳥飛多以晝，故云影未嘗動。司馬引墨子云：影不徙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鏃矢行止，人為之也。專以鏃矢言，是有不行不止之時矣狗非犬。成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

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黃馬驪牛三。宣云二色與體爲三白狗黑。宣云白黑人所名烏知白之不當爲黑乎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故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成云桓公孫並趙人辯士客遊平原君之門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成云彫飾人心改易人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宣云辯者囿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同智與人之辯。及其同遊之人所辯論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成云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案爲怪謂騁其譎異此其柢也。俞云柢與氐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氐盡畔秦吏正義氐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自以爲解理最賢於衆曰。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唯以天地爲壯於己也施存雄而无術。司馬云施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釋文倚本或作畸同李云異也成云姓黃名繚不偶於俗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成云不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徧爲萬物說。成云徧爲陳說萬物根由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成云加奇怪以騁其能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成云不能和適弱於德。強於物。內弱外強其塗隩矣。隩曲而隱也非大道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成云庸用也夫充一尚可。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而可何須逐物邪曰愈貴道。幾矣。曰詞也言愈自貴重不須多言於道亦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自安定其心散於萬物而不厭。成云散亂精神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釋文駘李音殆放也宣云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聲響大而高聲不知聲宏而響愈振見影來而疾走不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悲夫。